民報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再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三版發行

第九號

民報第九號目次

●圖畫

▲非律賓大統領 鴉 圭 拿 度 君之眞像

▲中國助非律賓戰勝美國者侯將軍寶華之眞像

▲俄國虛無黨轟炸首相（司多呂平）之眞像時千九百六年七月

●建立宗教論……太炎

●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精衛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八號）……漢民

●答新民難……寄生

●紀十二月四日東京滿學生大會……去非

●說林……太炎

●附錄

▲與佛公書……精衛

●小說

▲海國英雄記……浴日生

▲獅子吼……星台遺稿

●來稿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淵實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廓淸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輯部爲荷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社告

本報現已發行至第九號其第一號六版第二三號五版第四號四版五號四版六號三版七八號再版皆在印刷中不日可應閱者之盛望惟本報開辦已半年內地各埠代派處尚有報費未寄到者請速即惠郵本社編輯部處否則暫時停寄此外各省各埠如有欲爲本報代派者三十分以上皆八折算其定閱全年者須預交報資郵費所有本社銀錢出納皆以日本銀幣計算並希注意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豐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擿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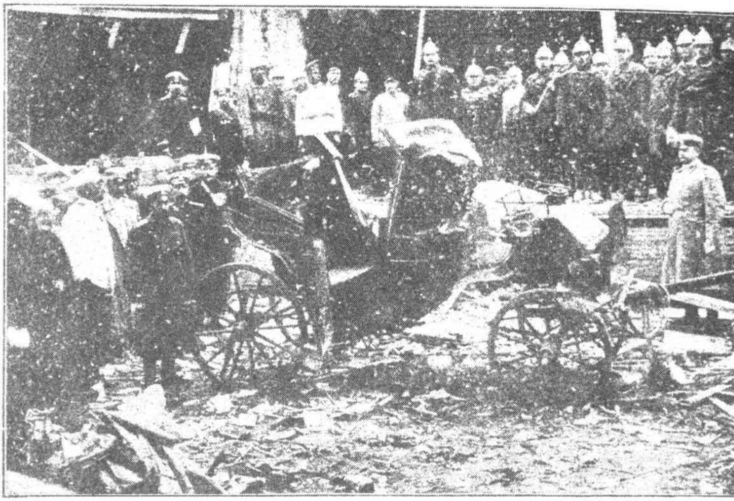
代理處　民報社啓



非律賓大統領アギュナルト君之眞像



中國助非律賓戰勝美國者侯將軍寶華之眞像





俄國虛無黨轟炸首相(司多呂平)之眞像時千九百六年七月

1227 ·

建立宗教論

太炎

太空之鳥跡。可以構畫乎。繪事之所窮也。病眼之毛輪。可以行車乎。輿人之所困也。然則以何因緣而立宗教。曰由三性。三性不爲宗教說也。白日循虛光相𤒆相。徧一切地。不爲祠堂叢社之幽寒而生日也。而百千微塵卒莫能逃于日外。三性亦然。云何三性。一曰徧計所執自性。二曰依他起自性。三曰圓成實自性。第一自性。惟由意識周徧計度刻畫而成。若色若空若自若他若內若外若能若所若體若用若一若異若有若無若生若滅若斷若常若來若去若因若果。離于意識。則不得有此差別。其名雖有其義絕無。是爲徧計所執自性。第二自性。由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虛妄分別而成。即此色空。是五識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自他是末那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色空自他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

果是阿賴耶了別所行之境賴耶惟以自識見分緣自識中一切種子以爲相分故其心不必現行而其境可以常在末那惟以自識見分緣阿賴耶以爲相分即此相分便執爲我或執爲法心不現行境得常在亦與阿賴耶識無異五識惟以自識見分緣色及空以爲相分心緣境起非現行則不相續境依心起非感覺則無所存而此五識對色及空不作色空等想末那雖執賴耶以此爲我以此爲法而無現行我法等想賴耶雖緣色空自他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以爲其境而此數者各有自相未嘗更互相屬其緣此自相者亦惟緣此自相種子而無現行色空自他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等想此數識者非如意識之周徧計度執著名言也即依此識而起見分相分二者其境雖無其相幻有是爲依他起自性第三自性由實相眞如法爾(猶云自然)而成亦由阿賴耶識還滅而成在徧計所執之名言中即無自性離徧計所執之名言外實有自性是爲圓成實自性夫此圓成實自性云者或稱眞如或稱法界或稱涅槃而柏拉圖所謂伊跌耶者亦往往近其區域佛家以爲正智所緣乃爲眞如柏拉圖以爲明了智識之對境爲伊

跌耶。其比例亦多相類。乃至言哲學創宗教者。無不建立一物以爲本體。其所有之實相雖異。其所舉之形式是同。是圓成實自性之當立。固有智者所忍可也。若徧計所執自性。佛家小乘有諸法但名宗。而大乘般若經中亦謂「我但有名。謂之爲我。實不可得以不可得空故。但隨世俗假立客名。諸法亦爾」是其爲說亦不止法相一家。即歐州中世學者。如鹿塞黎尼輩。亦皆尋取通性。以爲惟有其名。是徧計所執自性之當遣。亦有智者所忍可也。惟此依他起自性者。介乎有與非有之間。則識之殊非易易。自來哲學宗教諸師。其果于建立本體者。則于本體之中。復爲之搆畫內容較計差別。而不悟其所謂有者。乃適成徧計所執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執。其本體即不成本體矣。其果于遮遣空名者。或以我爲空。或以十二範疇爲空。或以空間時間爲空。獨于五塵則不敢毅然謂之爲空。顧以爲必有本體。名曰「物如」物如云者猶淨名所謂「色如」耳（色兼五塵言。）此則計五塵爲不空而計法塵爲空。彼以此五塵者亦有能詮亦有所詮。此法塵者惟有能詮絕無所詮。有所詮者必有本體。無所詮者惟是空名。不悟離心而外。即不能安立五塵。是則五塵之安立亦無異于法塵之安

立五塵固幻有也而必有其本體法塵亦幻有也寧得謂無本體于幻有中起損減執其空名亦無由爲空名矣此二種邊執之所以起者何也。由不識依他起自性而然也損減執者不知五塵法塵同是相分此諸相分同是依識而起由有此識而有見分相分依之而起如依一牛上起兩角故意識見分親緣法塵以爲相分之時此法塵者未嘗離于意識之外即五識見分正緣五塵以爲相分之時五識亦未嘗自起分別以爲此五塵者離于五識之外然則法塵在意識中五塵在五識中若云五塵之名有所詮者則法塵之名亦有所詮若云法塵之名無所詮者則五塵之名亦無所詮所以者何其所詮者皆不在外惟爲現行之相分而已今者排擯意識以爲所見法塵惟是妄想而無外境又取此五識所見之外境在五識中本不分別以爲外境者郤從意識所分以爲外境于彼則排擯意識于此則又不得不借資于意識矛盾自陷尚可通乎且法塵中所謂十二範疇者。與彼五塵猶各自獨立。不必互爲緣起也。若空間則于五塵之靜相有所關繫矣。若時間則于五塵之動相亦有所關繫矣。關繫者何也。所謂「觀待道理」也。馬鳴有言。「虛空妄法。對色故有。若無色者。

則無虛空之相」。由此言之亦可云色塵妄法對空故有若無空者則無色塵之相假令空是絕無則物質于何安置假令時是絕無則事業于何推行故若言無空間者亦必無物而後可若言無時間者亦必無事而後可彼其所以遮撥空時者以前此論空間者或計有邊或計無邊論時間者或計有盡或計無盡互爲矛穳糾葛無已于此毅然遮撥爲無而諍論爲之杜口此不可謂非孤懷殊識也雖然。有邊無邊有盡無盡之見豈獨關于空間時間而已耶若以物言亦可執有邊無邊之見所以者何。現見六十四種極微積爲地球推而極之以至恆星世界此恆星世界極微之量果有邊際乎抑無邊際乎若以事言亦可執有盡無盡之見所以者何。現見畢細胞物復生畢細胞物經過郞波尼殺疊數層纍階級而爲人類由此人類復生人類此一切衆生之流注相續者果有始終乎抑無始終乎然則破空而存物破時而存事者終不能使邊盡諸見一時鉗口結舌明矣果欲其鉗口結舌耶則惟取物質事業二者與空間時間同日而遮撥之可也夫彼亦自知持論之偏激也故于物質中之五塵亦不得不謂其幻有而歸其本體于「物如」若爾則空間時間何因不許其

幻有耶物有物如空間時間何因不許其有空如時如貝爾巴陀氏繼康德後建立「列夏爾」說已云有睿智之空間睿智之時間矣不識此義而謂惟有空名都無實性生人心識豈于空無所依而起此覺故曰損減執者不知依他起自性也而彼增益執者則又反是。說神我者。以爲實有丈夫不生不滅其說因于我見而起乃不知所謂我者捨阿賴耶識而外更無他物此識是眞此我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一倒見也說物質者。歐州以爲實有阿屯。印度以爲實有鉢羅摩怒。執爲極細而從此細者剖之則其細至于無窮名家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彼不能辭其過矣執爲無厚（無厚即非延長。本無形式。）謂其非粗非細離于色聲香味觸等感覺所取之外惟其中心力存此雖勝于極細之說然未見有離于五塵之力亦未見有離力之五塵力與五塵互相依住則不得不謂之緣生既言緣生其非本體可知然則此力此五塵者依于何事而能顯現亦曰心之相分依于見分而能顯現耳此心是眞此質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二倒見也說神教者。自馬步諸逑而上至于山川土穀。稍進則有祠火。與夫尊祀諸天之法。其最高者。乃有一神汎神諸教。其所崇拜之物

不同其能崇拜之心不異要以藐爾七尺之形飢寒疾苦輻湊交迫死亡無日樂欲不恒則以為我身而外必有一物以牽逼我者于是崇拜以祈獲福此其宗教則煩惱障實驅使之或有山谷之民出自窟穴至于高原大陸之上仰視星辰外觀河海而爽然自哀其形之小所見所聞不出咫尺其未知者乃有無量恒河沙數且以萬有襍糅棼不可理而循行規則未嘗愆于其度必有一物以鈐轄而支配之于是崇拜以明信仰此其宗教則所知障實驅使之不能退而自觀其心以知三界惟心所現從而求之于外于其外者則又與之以神之名以為亦有人格此心是眞此神是幻執此幻者以為本體是第三倒見也故曰增益執者亦不知依他起自性也若爾則二種邊執者固不知有依他起自性矣亦有能立本體能遣空名而卒之不得不密遷于依他者。特無此依他之名以為權度雖其密意可解而文義猶不得通如柏拉圖。可謂善說伊跌耶矣。然其謂一切個體之存在。非即伊跌耶亦非離伊跌耶伊跌耶是有。而非此則為非有。彼個體者。則兼有與非有。夫有與非有之不可得兼猶水火相滅青與非青之不相容也伊跌耶既是實有以何因緣不偏一切世界而令

世界尙留非有復以何等因緣令此有者能現影于非有而調合之以爲有及非有若云此實有者本在非有以外則此非有亦在實有以外旣有非有可與實有對立則雖暫名爲非有而終不得不忍其爲有其名與實適相反矣若云此實有者本無往而非實有特人不能以明了智識觀察橫于實有之中妄見非有復于此妄見非有之中徵竆實有更相盤錯然後成此個體之有與非有是則成此個體等見相二分之依識而起也非說依他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個體也又如希臘上世哀梨牙派有犍諾摩者以爲一切皆無異相亦無流轉雖以鏃矢之疾一刹那間則必不動自此第一刹那積而至于十百刹那初旣無動則後亦不能更動此其爲說豈不近于方實不轉心實不動之義耶乃謂見其有動者出于迷妄此則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之說也然未能說此迷妄是誰復以誰之勢力而能使之迷妄故非說依他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妄動也又如康德旣撥空間時間爲絕無其于神之有無亦不欲遽定爲有存其說于純粹理性批判矣逮作實踐理性批判則謂自由界與天然界範圍各異以修德之期成聖而要求來生之存在則時間不可直撥爲無

以善業之期福果而要求主宰之存在則神明亦可信其爲有夫使此天然界者固一成而不易則要求亦何所用知其無得而要幸于可得者非愚則誣也康德固不若是之愚亦不若是之誣而又未能自完其說意者于兩界之相擠亦將心憒意亂如含蒜蜇耶欲爲解此結者則當曰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現識要求而有此要求者由于渴愛此渴愛者生于獨頭無明縱令有純紫之天然界而以衆生業力亦能變爲純青之天然界此渴愛者云何此獨頭無明者云何依于末那意根而起故非說依他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未來亦不足以極成主宰也以此數者證之或增依他或減依他或雖密邇而不能自說依他偏執者則論甘忌辛和會者則如水投石及以是說解之而皆冰解凍釋然後知三性之說是名了義言教則如毗溼縛藥一切散藥仙藥方中皆應安處則如畫地遍于一切彩畫事業或青或黃或赤或白皆同一味復能顯發彩畫事業則如熟酥傾置一切珍羞諸餠果內更生勝味吾旣舉此諸例于是復持三性以衡宗教

宗教之高下勝劣不容先論要以上不失眞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爲其準的故如

美洲之摩門。印度之溼婆韋紐。西藏之蓮華生敎。專以「不律儀」爲務者。無足論矣。反是雖崇拜草木龜魚徽章呪印者。若于人道無所陵藉。則亦姑容而並存之。彼論者以爲動植諸物。于品庶爲最賤。今以人類而崇拜之。則其自賤滋甚。若自衆生平等之見觀之。則大梵安荼耶和瓦輩。比于動植諸物。其高下竟未有異也。然而不可爲訓者何也。彼以偏計所執自性爲圓成實自性也。言道在稊稗屎溺者。非謂惟此稊稗屎溺可以爲道。言牆壁瓦礫咸是佛性者。非謂佛性止于牆壁瓦礫。執此稊稗屎溺牆壁瓦礫以爲道祇在是。佛祇在是。則偏計所執之過也。非特下劣諸敎爲然也。高之至于吠陀基督天方諸敎。執其所謂大梵耶和瓦者。以爲道祇在是。神祇在是。則亦限于一實。欲取一實以槩無量無邊之實。終不離于偏計矣。不得已而以廣博幽玄之說附之。謂其本超象外。無如其「有對之色」。爲之礙也。非特神敎爲然也。釋敎有無量壽佛之說。念之者得生淨土。永不退轉。其始創此「易行道」者。固以偏敎僧俗。使隨順法性而得入爾。而拙者震于功德莊嚴。怳忽如聞鈴網之聲。如見曇陀羅華之色。由其欣羨三界之心。以欣淨土。淨土本淨。而以所欣者垢之。則何以異

于人天諸教是故以偏計所執而橫稱爲圓成實者。其玼玷則既然矣。然則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于萬有之中而橫計其一爲神。亦不得于萬有之上而虛擬其一爲神。所以者何。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此般若精眇之悉檀。亦近世培因輩所主張也。執一實以爲神者其失固不勝指轉而謂此神者冒世界萬有而爲言然則此所謂有特人心之概念耳以假立依他言之概念不得不說爲有以遮撥偏計言之概念不得不說爲無從其假立而謂概念惟在自心當以奢摩他法灑掃諸念令此概念不存而存亦奚不可從其偏計而謂吾此概念必有一在外者與之相應從而葆祠之祈禱之則其愚亦甚矣又復從此概念而寫其形質材性謂其無不能成無不能壞如計羝羊之有乳者所計已謬猶以爲少復計今日之乳爲甘明日之乳爲苦則其誣抑又甚矣雖然執著諸法一性即是無性之言而謂神者固無非神亦無則又所謂損減執者所以者何由彼故空彼實是無于此而空此實是有謂此概念法塵非由彼外故生由此阿賴耶識原型觀念而生拙者以彼外界爲有而謂法塵爲空實則外界五塵尚不可不說爲無況于法塵而可說爲非

無若即自此本識原型言之五塵法塵無一非空而五塵法塵之原型不得不說爲有人之所以有此原型觀念者未始非迷。迷不自迷則必託其本質若無本質迷無自起馬鳴所謂「迷東西者依方故迷。若離于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眞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眞覺自相可說。」是故概念雖迷。迷之所依則離言而實有。一切生物遍在迷中。非因迷而求眞則眞無可求之路由此故知冒萬有者惟是概念知爲概念即屬依他執爲實神即屬徧計于概念中立眞如名不立神名非斤斤于符號之差殊由其有執無執異爾

萬有皆神之說。未成宗教。而有建立宗教之資自曼布輪息斯比諾沙海格爾輩。積世修整漸可愜心。然近世汎神教之立說則亦有可議者。彼其言曰。以一蟻子之微。而比于人人之大。不知幾千萬倍也。然此幾千萬倍者。要必有量。若人之比華藏世界。其大小則無有量。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晦朔春秋與朝菌惠蛄所經之修短。猶有量也。而永劫之來。不知其始。其去也不知其終。人之壽量。比于永劫。又巧

歷者所不能計也以此器界時間之無量而一切布列其間者取捨屈伸生住異滅。無時而或愆于法。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吾輩覩此。安得不自愧其形之細。其時之促。其知之劣耶。設于巴黎市中。而有一甌之花。于花蔕間而有微蟲。微蟲在花。安知其市之方圓面積與其市中之人所經營者。人之比于華藏世界。復不可以此相校。而欲知其體相用三。必不可得。是故其崇拜也。非以爲有一主宰。恐怖僾媚而事之也。以彼無量。而比于我之有限。以彼有法。而比于我之不知。則宜其歸敬矣。今辨無量、之說曰。所以知無量者。由于心起分別。先以大小長短相形。至不可形而立無量之名。此無量之名。未顯現時。則阿賴耶識中之原型觀念耳。若自心見分不緣同聚同體之相分。則無量之名亦無。然則無量者。自心中之無量。非在外之無量。彼希臘古德之建立「阿貝輪」者。甚無謂也。縱令有其外界。物物而數之。事事而檢之。其簡閱則無窮極。若但思無量二字。則以一刹那頃可以槩括而知。是知其內容則難。而知其外延則易。若云止知外延。不知內容者。不足以稱知。實了知。若爾。吾身以內。爪生髮長。筋轉脉移。吾亦不自知也。而固自知有我。能知我之外延。而不知我之內容。雖

不知亦無害爲知矣如實知其無量者根本智之事也如實知其部分者後得智之事也待根本智成而起後得智時無患其不知也且彼所謂無量者謂其至大無外至長無際耳然至大者極于無量而取最小之微塵遞分析之其小亦無有量至長者極于無量若取最短之一刹那爲之分析則復有其短者遞析遞短而其短亦無有盡以吾形而比于華藏以吾壽而比于永劫其細且短不可以量計也若復取吾形而比于遞分之微塵取吾壽而比于遞析之刹那其大且長又不可計其量矣夫以吾形吾壽而比于華藏永劫猶云以定量比無量無相擬之理也而吾形吾壽本是細且短者之積細者短者既無量則吾形吾壽亦自無量以吾形吾壽之無量而比于華藏永劫之無量均此無量則不得云孰勝孰劣矣由此言之量與無量本由自心分別而起分別所依依于吾形吾壽以爲權度于其本無量者而强施以有量之名果離我見安取量與無量之説爲若猶不了則更取其離于外界者而言之夫一二三四之數本非外界所有而惟是內識之範疇此立敵所共許也然若取此一數遞加遞乘自十百千萬億兆以至不可紀極之數則雖以超過永劫之壽無一刹

那而不僂指以計猶不能盡其邊際也夫以心所自造之數其無量亦如外界然則無量固在自心不在外界明矣辨有法之說曰凡取一物一事而斷其合法與否此亦惟在自心非外界所能證也而人心之斷其合法與否者有時亦無一成之規則今有四時辰表甲者密合晷景無所差忒乙者遞行則遞遲丙者遞行則遞速丁者乍速乍遲各有定齊自世俗言之則必以甲者爲合法乙者丙者爲不合法而丁者則不合法之尤甚者也然甲者誠合法矣其次三者雖不與晷景相應而亦自循其未嘗踰越乃若地球之自轉也子午圈亦每日不同此與丁者何異而人未嘗以爲合法也若云彼有常度可以推測故謂之合法者則時辰表之乍遲乍速亦自有法常度可以推測知之于此則被以不合法之名于彼而被以合法之名此特人心不自爲高下而于物何與焉且合法者對不合法而言耳有生之物以有自由而異其率多踰法彼無生者既無自由則不得不由他物相牽而動萬物相支互爲推盪之合法亦奚足羡若使有生之物一日跢手瞑目而死青瘀變爛亦事事合法矣其動合法者特生時一細分也而細分固不能動全部如彼地水火風之屬亦寧知無其

分之不合法者將可引繩切墨以求之乎大風起於土囊之口震電激於玄雲之不朝覽于西崇朝其雨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是雖無生之物而亦不能以定法限之細彼人類可推之率則以爲合法云爾由是觀之心精圓遍含裹十方云何無量心表之無量云何合法心之合法與其歸敬于外界不若歸敬于自心不知其心而怖特于外以爲窮大至精譬之心有憂者聞鳥鳴而謂鳥亦有憂心有樂者覩草色而謂草亦有樂於彼外界起增益執於此自心越損減執實惟不了依他之故

復次以爲宇宙至大非人類所能推測者此亦于宇宙起增益執於自心起損減執宇宙本非實有要待意想安立爲有若衆生意想盡歸滅絕誰知有宇宙者於不知中證其爲有則證據必不極成譬如無樹之地證有樹影非大愚不靈之甚耶雖然此但足以遮有而不足以立無有無皆不敢定則墮入懷疑之說是故爲說夢喻如人夢時見有種種山川城郭水火雲物既覺寤已決定知爲非有由此可知覺時所見種種現象亦如夢象決定非有既大覺已如實知無今之以意想知其爲無者但爲比知非如實知正如夢時亦有自知爲夢者然非於知爲夢時遂能消滅種種夢

境故但說爲比知不說爲如實知雖然此誠足以遮境而亦足以遮心境緣心生心仗境起若無境在心亦不生譬如生盲素未見有黑白則黑白之想亦無如是遮境爲無者亦不能立心爲有是故爲說證量如人起心疑境爲無或起勝解決定遮境爲無如是於此自心亦疑爲無亦決定遮撥爲無然于疑境遮境之時境已粉碎無可安立而此疑心遮心之時非以他物而能疑心遮心要即此心方能疑心遮心即此疑心遮心之心亦即是心是故前心雖在可疑可遮之列而此心則無能疑能遮之理雖然此但可以現起之心還成此心而不能以不現起心成此自心如人以心遮心爲無其後則并不起心遮心爲無亦不起心立心爲有當爾所時心倘不起寧能說爲有無耶是故爲說有種子識種子識者即阿賴耶凡起心時皆是意識而非阿賴耶識然此意識要有種子若無種子當意識不起時識已斷滅後時何能再起若爾悶絕熟眠等位便當與死無異云何得有覺寤云何覺寤以後還復起心由此證知意雖不起非無種子識在如隔日瘧瘧不起時非無瘧種若瘧種滅斷者云何隔日以後瘧復現起夫五識者待有五塵爲其對境然後識得現起意雖猛利於

境不現前時亦得自起「獨頭意識」然此獨頭意識亦非無端猝起要必先有「五俱意識」與五識同取對境境既謝落取境之心不滅雖隔十年獨頭意識猶得現前是故五識與意識者即以自造之境與自識更互緣生喻如色相與太空相依俱有空依色住色依空住若去其一餘則不存又如黑白二線交紐爲結黑線之結以白線成白線之結以黑線成若去其一餘一則不成結亦如生人皆有兩足左足能立以有右足右足能立以有左足若去其一餘一則亦傾倒如是法喻但可執是以說六識不能執是以說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蜀黍聚即此種種界中有十二範疇相有色空相有三世相乃至六識種子皆在阿賴耶中自有親緣故無起盡亦無斷絕非如六識之緣境而起離境而息是故心雖不起而心非無其義成立雖然此但可說有種子之集相而不能說無種子之滅相諸漏既盡證得二空是時種子既斷此識復何所在是故爲說菴摩羅識菴摩羅者譯言無垢即此阿賴耶識永離垢染而得此名如手五指屈而現影欲捉此影遽握成拳手爲能握影爲所握阿賴耶識執持現識及彼見相亦復如是若在暗處即以此手自握成拳即

此能握即是所握阿賴耶識執持種子亦復如是若即此手還自解拳既無所握亦無能握而此手力非不能握菴摩羅識無所執持亦復如是由此故知明了識性無時斷絕解此數事則此心爲必有而宇宙爲非有所謂宇宙即是心之礙相即以此心還見此心夫何不可推測之有

上來所說諸事神者皆起於增益執汎神之說雖工而由不了依他故損減自心而增益外界其可議者猶在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爲宗識者云何眞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而此圓成實者太沖無象欲求趣入不得不賴依他逮其證得圓成則依他亦自除遣故今所歸敬者在圓成實自性非依他起自性若其隨順而得入也則惟以依他爲方便一切衆生同此眞如同此阿賴耶識是故此識非局自體普遍衆生惟一不二若執着自體爲言則惟識之教即與神我不異以衆生同此阿賴耶識故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界不限劫數盡於未來若夫大圜星界地水火風無生之物則又依衆生心而生幻象衆生度盡則無生之物自空是故有度衆生無度四大而世之議者或執釋敎爲厭世或執釋敎爲非厭世此皆一類偏執之見

也就俗諦而言之所謂世者當分二事其一三界是無生物則名爲器世間其一衆生是有生物則名爲有情世間釋教非不厭世然其所謂厭世者乃厭此器世間而非厭此有情世間以有情世間墮入器世間中故欲濟度以出三界之外譬之同在漏舟波濤上浸少待須臾即當淪溺舟中之人誰不厭苦此漏舟者於是尋求木筏分賦浮匏期與同舟之人共免淪陷然則其所厭者爲此漏舟非厭同在漏舟之人明矣與彼蜚遯甘節之夫所志正相反對彼所厭者實圓顱方趾之人羣也若夫神皐大澤浩博幽閒則反爲其所樂是爲厭有情世間而不厭器世間二者殊途如冰與炭彼徒知厭世之名而不能分世爲二執厭非厭以擬釋教如彼盲人相聚捫象得其一體而以爲象之全形其見嗤于明目者審矣惟其如是故大乘有斷法執而不盡斷我執以度脫衆生之念即我執中一事特不執一己爲我而以衆生爲我如吠息特之言曰「由單一律觀之我惟是我由矛盾律觀之我所謂我即彼之他我所謂他即他之我由充足律觀之無所謂他即惟是我」此以度脫衆生爲念者不執單一律中之我而未嘗盡斷充足律中之我則以隨順法性人人自證有我不得

擧依他幻有之性而一時頓空之也夫依他固不可執然非隨順依他則無趣入圓成之路是故「善現問世尊言若有情際即是實際云何大士以不壞實際法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若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者則爲安立實際於實際若安立實際於實際者則爲安立自性於自實然不應安立自性於自性云何可說以不壞實際法安立有情於實際中佛言以方便善巧故能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而有情際不異實際（般若經不可動品）有情際即實際者圓成實自性也以方便善巧故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者隨順依他起自性令證圓成實自性也順此依他故一切以利益衆生爲念其教以證得涅槃爲的等而下之則財施無畏施等亦與任俠宋墨所爲不異乃有自捨頭目腦髓以供衆啖者此義少衰則厭器世間者并與有情世間而亦厭之緇衣之士惟有消極之道德更無積極之道德可以自見而宗密之匿李訓紫柏之忤奄黨月照之覆幕府載在史册者惟此三數而已

問者曰立教以惟識爲宗識之實性即是眞如既無崇拜鬼神之法則安得稱爲宗教答曰凡崇拜者固人世交際所行之禮故諸立神教者或執多神或執一神必以

其神爲有人格則始可以稽首歸命之禮行之其崇拜誠無可議。然其神既非實有。則崇拜爲虛文爾。若以別有本體而崇拜之。本體固無人格。于彼無人格者而行人世交際之禮。比之享爰居以九韶者。蓋尤甚焉。是故識性眞如。本非可以崇拜。惟一切事端之起。必先有其本師。以本師代表其事而施以殊禮者。宗教而外。所在多有。士人之拜孔子。胥吏之拜蕭何。匠人之拜魯般。衣工之拜軒轅。彼非以求福而事之。又非如神教所崇拜者本無其物而事之。以爲吾之學術出于是人。故不得不加尊禮。此於諸崇拜中最爲清淨。釋教亦爾。諸崇拜釋迦者。固以二千六百歲前嘗有其人應身現世。遺風緒教流傳至今。沐浴膏澤。解脫塵勞。實惟斯人之賜。於是尊仰而崇拜之。尊其爲師。非尊其爲鬼神。雖非鬼神。而有可以崇拜之道。故于事理皆無所礙。此亦隨順依他則然。若談實相。則雖色身現量具在目前。猶且不可執爲實有。而況滅度之後耶。若夫偶像之應去與否。則猶未有定論。執此偶像而以爲眞。則偶像不得不毀。彼摩西之力破偶像者。以彼猶太種族。執着心多。視此金人桃梗以爲有無上之靈明。於徧計所執之中。又起徧計。則其自誣實甚。故非特專信一神者不得

不禁偶像。若佛教而行于彼族。則造像亦不可行矣。若其無執着者。以為人心散亂。無所附麗。要有一物以引其莊敬震動之情。非謂即此偶像即是眞實。如觀優者具見漢官威儀。與其作止進退成敗興癈。則感情之興奮。必百倍于讀書論世。然而非即以此優人為方册所載之人。東方民族執着之心本少。雖在至愚。未有即以偶像為神靈者。在昔周廟鑄金以為愼言之人。句踐命工以寫朱公之象。皆由心有感慕。以此寄形。固未嘗執為實事。既無執着。則隨順依他起性而為之。無不可也。彼依傍神教者。多謂宜毀偶像。雖然。相之與名。無所異也。今見神教諸師而語之曰「神即是猿」則彼必有怫然怒者。究之說神之名非神之實。說猿之名非猿之實。名固不足以當實。然而怫然怒者。以為名雖非實。且可以代實也。然則偶像者。是其相耳。相固非實。而亦可以代實。與名之代實何異。名之非實。莊周稱為「化聲」執名為眞。斥相為假。其持論豈足以自完耶。若夫沙門之破偶像者則有矣。禪宗丹霞嘗燒木佛。此固著在耳目。而今之叢林規則。起于百丈。百丈固言「惟立法堂不建佛殿」則無造像之事可知也。至雲門之訶佛。則非特破相。而亦破名。文偃誦經。見有佛初降世

經行七步之說書其後曰「我若看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今立教儀不得如雲門之猖狂亦不可效天祠之神怪若百丈所建立庶幾可乎

迹此既終則又得一疑事或舉赫爾圖門之說以爲宗教不可專任僧徒當普及白衣而後可若是則有宗教者亦等于無宗教自我觀之居士沙門二者不可廢一宗教雖超居物外而必期於利益衆生若夫宰官吏人之屬爲民興利使無失職此沙門所不能爲者乃至醫匠陶冶方技百端利用厚生皆非沙門所能從事縱令勤學五明豈若專門之善于此則不能無賴于居士又況宗教盛衰亦或因緣國事彼印度以無政之故而爲回種所侵其宗教亦不自保則護法之必賴居士明矣雖然居士者果足以爲典型師表耶既有室家亦甘肉食未有卓厲清遐之行足以示人至高不過陳仲管寧至仁不過大禹墨翟猥鄙汙辱之事猶不盡無其于節行固未備也以彼其人而說無生之達磨講二空之法印言不顧行誰其信之夫以洛閩儒言至爲淺薄而營生厚養之士昌言理學猶且爲人鄙笑況復高于此者宗教之用上契無生下教十善其所以馴化生民者特其餘緒所謂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而已而

非有至高者在則餘緒亦無由流出今之世非周秦漢魏之世也彼時純樸未分則雖以孔老常言亦足化民成俗今則不然六道輪廻地獄變相之說猶不足以取濟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衆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三輪淸淨則不能去德色心而此數者非隨俗雅化之居士所能實踐則聒聒者亦無所益此沙門居士所以不得不分職業也借觀科學諸家凡理想最高者多不應用而應用者率在其次之人何獨于宗敎而不然耶嘗試論之世間道德率自宗敎引生彼宗敎之卑者其初雖有僧侶祭司久則延及平民而僧侶祭司亦自廢絕則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敎消鎔之世也於此有學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話而以高尙之理想經緯之以成學說若中國之孔老希臘之瑣格拉底柏拉圖輩皆以哲學而爲宗敎之代起者瑣氏柏氏之學緣生基督孔子老子之學遷爲漢儒則哲學復成宗敎至於今斯二敎者亦駸駸普及於國民矣（中國儒術經董仲舒而成敎至今陽尊陰卑等說猶爲中國通行之俗）一自培庚笛加爾輩一自程朱陸王諸儒又復變易舊章自成哲學程朱陸王固以禪宗爲其根本而晚近獨逸諸師亦於內典有

所摭拾則繼起之宗教必釋教無疑也他時釋迦正教普及平民非今世所能臆測。然其無上希有之言。必非常人所喻。則沙門與居士。猶不得不各自分途。赫氏所言。但及人天小教。此固可以家說戶知者。然非所論於大乘。後之作者。無納滄海於牛蹄可也。

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

精衛

本論之主旨。在研究內亂發生之原因。以明革命時固有可以不生內亂之道。其意在於說明。非徒以折駁爲事。然凡推論事理。多設爲問難。以便了解。故雜采新民叢報中指革命爲內亂之說。一一折之。非欲以脣舌相斫。欲即以人加諸我之詆諆。以爲吾研究之問題而已。此非獨本論爲然。即如該報自今年第三號以來。對於本報之宗旨。多所非難。雖其所言者。多恣睢謾罵。而不成理。然本報則籍此而獲說明數問題焉。一曰政治革命當與種族革命並行。二曰社會革命當與政治並革命行。三曰革命不至於召瓜分。四曰革命不至於生內亂。前後十餘萬言。而未有艾。所以如是不憚詞費者。豈欲以塞反對者之口。乃籍此以爲貢言於國民之機會耳。前二問題。爲關於宗旨之本體者。縣解論之尤篤。反對者已無辭矣。後二問題。則關於實行宗旨時。所緣附而生之現象。對外關係。漢民夢生已詳論之。至於對內關係。前者

雖畧有所陳今將一竟其說。

革命之事業以建設爲目的以破壞爲手段者也以言種族革命則以光復民族的國家爲目的而破壞異族之勢力則其手段也以言政治革命則以肇造民主立憲政體爲目的而破壞今之惡劣政府則其手段也以言社會革命則以實行國家民生主義爲目的而破壞不完全之社會經濟組織則其手段也

革命事業必有所破壞既如上述而內亂者則破壞時所生之惡現象也破壞現象有良有惡其良者謂之撥亂反正其惡者謂之內亂

破壞之現象何以或良或惡一曰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亦良建設之目的惡則破壞之現象亦惡二曰建設之目的良而破壞之手段適於爲其驅除者則良建設之目的雖良而破壞之手段乃與之相反者則惡

然則革命時其破壞現象爲良爲惡革命者所當自擇也使能擇其良者而愼避其惡者則革命必不至於生內亂也

今逐次說明於下。

第一 由建設之目的以論革命可以不生內亂

曷言乎破壞現象之良惡由於建設目的之良惡也曰所謂革命者其事非止於破壞徒以破壞爲事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不足以云革命也革命者轉移之謂而非破壞之謂其所以用破壞之手段者除舊以布新而已二物不能同時存在於一空間必去其一存其一乃不相衝突故革命者非徒抉舊目的物以去且將載新目的物以來而所欲破壞之目的物與所欲建設之目的物其性質必相反此適宜於社會則彼必不適宜於社會是故使所欲破壞之目的物而適宜於社會歟則破壞之非也隨而所欲建設之目的物亦必非又使所破壞之目的物誠不適宜於社會矣而所欲建設之目的物又未必適宜於社會則破壞之誠是也而建設之則不可謂當然則革命家有不可不辨者焉一曰我所欲破壞之目的物誠不適宜於社會者二曰我所欲建設之目的物誠適宜於社會者如是則破壞之際舉不適宜於社會者抉而去之而又有適宜於社會者以隨乎其後其現象固有良而無惡蓋不惟所建設者固社會繼此所必需即其破壞之時已使社會失其痛苦矣是以革命之事

有百利無一害也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壞者異族鈐制之勢力也專制之淫威也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適宜於社會者也而其所欲建設者民族的國家也民主立憲政體也國家民生主義也凡是皆適宜於社會者也破壞其所不適宜者而建設其所適宜者本乎建設之目的以行破壞之手段其現象烏得有惡乎

而論者乃有不推原乎建設之目的。徒執着破壞之現象。以決中國革命之必無良果者。如新民叢報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篇中謂「中國歷史上之革命。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革命之地段較泰西爲複雜。革命之時日較泰西爲長久。革命家與革命家自相殘殺。因革命而外族之勢力因之侵入。」以此之故。指革命爲徒以生內亂。而無補於國家。嗚呼。是足爲知言者乎。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顚覆政府也。用力少而爲時暫其爭帝也用力多而爲時久若是者何也顚覆政府乃其破壞之手段而帝制自爲則其建設之目的故革命之生內亂非其手段使之然其目的使

之然也。今舉歷史以實吾說。

中國歷史上。其可稱爲國民革命者。祗四時期。一曰秦末之革命。二曰新莽末之革命。三曰隋末之革命。四曰胡元末之革命。其他則權臣簒奪。藩鎭分裂。外夷侵入而已。而此四時期之革命。其顚覆政府之時與力。恆遠不如爭帝之時與力之甚。略舉於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蘄。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二年八月。趙高弑二世。立子嬰。子嬰立四十六日。楚將劉邦入關。子嬰降。自發難至於滅秦爲時一年有餘而已。及滅秦之後。自漢元年（此從史記繫年。即秦二世二年也。）十月。劉邦兵先入關。至五年十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圍之垓下。項羽走死。前後凡四年。若是乎滅秦之時日短而楚漢相爭之時日長也。且秦亡以前。其足稱劇戰者。惟章邯與項梁項羽之相遇而已。豈若楚漢相爭之世。瘁天下之力以供二雄角逐之資耶。然則豈惟爲時倍蓰。即用力亦倍蓰矣。由斯以言。則秦末之革命所以內亂若是之亟者。非破壞之手段使之然。實由項劉諸人。其建設之目的。不外於帝制自爲。項之言曰。彼可

取而代之劉之言曰大丈夫當如是是故爭王爭霸而流毒於無旣也
王莽地皇三年劉縯劉秀起兵于宛明年二月立更始更始元年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至宛相距一年有餘而已莽滅以後劉秀徇河北破王郎、銅馬、大彤、高湖、重連之屬建武元年以來破赤眉、張步、延岑、劉紆、隗囂等至建武十二年吳漢拔成都破公孫述天下始定前後凡十二年有餘羣雄角逐之時較之天下共起誅莽之時其久暫相去至是自光武起兵於宛以前雖有新市、平林、赤眉之屬然其勢尙微不足齒數及光武起兵而後其定劉氏與王氏之興亡者惟昆陽一役而已以覩建武元年以後十二年以前龍戰魚駭蓋不倖矣嗚呼使共起誅莽諸豪傑無爭天下之志則掃除新莽不過年餘間事何事釀成此膿血充塞之戰史哉
隋自煬帝大業九年楊玄感起兵以來、天下遂亂及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于太原十一月淵入京師立代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及二年五月淵篡位相距一年而已雖自大業七年竇建德等已肇亂然其初起不過聚衆高雞泊弄兵潢池苟求自活而已久乃漸盛其手創大業者實惟李淵父子而淵之亡隋前後不逾

一年。取之若反掌。及武德元年以後。破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連年征討。靡有寧息。至武德六年。劉黑闥被殺。天下乃定。其亡隋也。爲時一年。而其翦除羣雄也。爲時五年有餘。其亡隋也。一戰而得之。其翦除羣雄也。耗四海之力。與秦末新莽末之革命。如出一轍也。

元末之革命。稍稍變例。順帝至正八年。方國珍起兵於臺州。十一年。徐壽輝起兵於蘄水。十二年。郭子興起兵于濠州。十三年。張士誠起兵于泰州。明太祖起兵于滁州。二十八年。明太祖即帝位。徐達率師入大都。前後二十年。似與前三者殊矣。然細察當時史事。可謂異其形而已。未嘗變其實也。蓋楚漢後漢唐之始起也。皆先顚覆政府。而後翦除羣雄。獨明太祖之始起也。則先翦除羣雄。而後顚覆政府。故以時之久暫而言。則似革命之日長。而以用力之多少以言。則其革命所用之力。較之翦除羣雄之力。不及十分之一也。試觀明太祖於至正十三年起自滁州。以東爲其勍敵者。張士誠陳友諒而已。及二十三年。友諒敗死。二十四年。友諒子理降。二十七年。執張士誠。方國珍亦降。天下大定矣。然後以二十七年十月。命徐達率師北伐。二十八年。

十二月徐達入大都爲時一年有餘而已先羣雄而後胡虜故其革命之時期似長而實非長也且元胡於羣雄亦未嘗多所戰爭惟知以官爵媚之以方國珍爲左丞相以張士誠爲太尉狐媚取悅以求苟延殘喘是以羣雄皆輕視之不以爲意先相戕殺而後語驅除也使當時羣雄咸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爲任而無王霸之志則元胡之殄滅指顧間耳

綜上所言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顚覆政府也用力少爲時暫其爭帝也用力多爲時久亦易見矣夫顚覆政府革命時代所必有事也至於以爭帝之故而互相屠殺則由於其建設之目的不外乎帝制自爲故有此結果然則內亂之故非由其破壞之手段（換言之則曰顚覆政府之手段）而生乃由其建設之目的而生耳使今後中國之革命其建設之目的非在帝制自爲則顚覆政府之後革命家必不致相爭爭奪不生則內亂必不作如是則其所沿襲者惟歷史上顚覆政府時之現象而已而此現象爲時甚暫用力甚少故曰革命可以不生內亂也抑顚覆政府與剪除羣雄其難易之差若是者固有其理由蓋一朝之末政府罪惡貫盈又復情見勢絀而國民蓄怨鬱怒待

之旣久一旦爆發勢莫能禦故驅除之事至爲易易所謂順天應人者也而羣雄之崛起則非獨欲撥亂誅暴而已實各抱帝王思想故各不相下其未起也不可以合謀其旣起也非惟不可以聯絡且不免於相仇視政府雖覆喪亂滋多天下紛紛不定於一則不可久故漢光武唐太宗明太祖之汲汲翦除羣雄非徒爲一身謀即爲天下計亦不得不如是也然則革命之事業非破壞之手段足以生內亂也乃建設之目的足以生內亂誠使建設之目的可不生內亂則革命遂可不生內亂也

而今之言革命者其建設之目的(一)民族的國家(二)民主立憲政體(三)國家民生主義斯三者其共同之精神曰自由平等博愛而已至其條理則非斯篇所能盡要之苟知其精神爲自由平等博愛者則其合於正義人道而必非足以生內亂蓋至易明也使今後之革命而以此三者爲目的則歷史上羣雄相爭奪相戕殺之迹可以盡除而爲中國革命史開一新紀元可決言也

邇者新民叢報對於此三者皆致非難以爲足以生內亂其詆諆國家民生主義則曰「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其田而有之」此本報第五號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

第九號

革命並行」所詳辨者。其詆諆民族主義。則曰「民族主義非救國之手段。」此本報第五號「續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所詳辨者。其詆諆民主立憲政體。則曰「中國國民無爲共和國民之資格。」此本報四號「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及六號七號「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所詳辨者。邇來彼報於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已無反對之辭。惟於民主立憲政體。猶稍示反脣。錄其言於左。

吾所以認暴動主義爲足以亡中國而深怵之者、全以其破壞之後、必不能建設吾所以斷其必不能建設者、以其所倡者爲共和政體、而共和政體則吾絕對的認爲不可行於今日之中國者也、共和政體爲歷史上之產物、必其人民具若干種之資格、乃能實行、而不然者、強欲效顰、徒增擾亂、此徵諸法國及中美南美諸共和國、覆轍相尋、皆歷歷可爲殷鑒者、而吾中國今日之國民程度、決無以遠優於彼等、加以我幅員之遼廓、各省之利害不相一致、故實行共和、視彼等尤爲困難、(中略)大統領爲一國最高政權所在、苟大統領以四年改選者、則每四年全國當起一次大革命、苟以三年或五年改選者、則每三年或五年當起一次大革

命、不寧惟是、以我國幅員之遼廓、我之一省足當人之一國、故省之總督、其政權亦厖大、而可爲爭奪之媒、苟總督而由民選者、則每當改選之時、其省之起革命也、亦如之、（該報第十號暴動與外國干涉）

此其所言。愈不足以自完。且前論已足折其所說。本無事於再辨。然微聞近者有少數輿論。亦深察乎民族與政治之關係。謂滿洲政府不可以不除。然慨於民主政體之不可能。則謂革命之後。宜使民族的國家建君主立憲政體。此其爲論、固與該報宗旨大相逕庭、然以吾思之。中國革命之後。萬不可更奉君主。何則。苟奉君主則爭奪之事起。而歷史上羣雄相斫之惡迹。又將復見。此最可深懼者也。且君主之爲物所以猶存留於近世文明國者。歷史使之然。於正義人道皆無所取也。一旦革命二百六十年來滿族之勢力墜。從而四千年來君主之制度。隨以俱墜。豈非至善之事。而論者乃主張革命後之君主立憲。豈非深慮民主政體不可行於中國。故有此政見耶。使其知民主政體之可適用於中國。則此論不攻自解也。今即就該報之非難民主政體者。一一辨解之。以明其所以然。其謂「共和政體爲歷史之產物」。夫歷史

者過去之事實之謂也語其遠者遠溯諸洪荒以前可也語其近者凡屬過去皆成歷史謂我國昔者無民主之制度則可謂無實行此制度之精神則不可此本報第四號所已言矣且誠使今日之士認民主制度爲必要而努力爲之則今日之事實即他日之歷史也況乎人羣心理之變遷因乎歷史尤因乎境遇於同一境遇中其心理變遷遲境遇變易則心理變遷驟故自交通以來中國社會之進步決不可與鎖國時代社會之進步爲同比例例如中國四千年來視外人爲夷狄晚近數十年國際思想沛然生矣凡此皆境遇使之然者故專泥歷史以論社會心理者一偏之見不足以言論世也又其言曰「必其人民具若干種之資格乃能實行」所謂「若干種」者未知何指得毋即該報第三號所謂議院政治之能力者耶若然則本報第七期已辨之矣又其言曰「法國及中美南美諸共和國可爲殷鑒」夫法國者歐洲民權之先導世界之第一等強國也論者乃引爲殷鑒何耶彼報第七號謂「今日之法國國民吾猶認爲無共和資格」此言不值一笑法國自一八七五年一月三十日宣言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年二月制定共和憲法以來其爲共和國亦已

久矣寧待論者之承認耶乃觀其所證實者曰「法國當十七八世紀爲全歐第一雄國、及十九世紀惟拿破崙時代有曇花一現之光榮後此遂日即於弱今殆已失第一等國之位置數月前摩洛哥問題談判將破裂德國報紙嘲之曰法人欲與我戰乎請先復帝政乃戰議爭之準備可耳」其謂法國日即於弱者亦無所指法國自敗於普魯士以後以一八七三年九月盡償賠欵世界驚之自後振軍備理財政興教育數年之間復以富强聞於天下此稍治西史所能言者論者乃以德國報紙之嘲笑而指爲確證寧非可異之事耶徒以欲力證革命不能得共和遂併法國而抹殺之所謂心勞日拙也至於南美中美諸國則與我國情勢逈然不同比例且其微弱亦非必由民主以南美中美爲因民主而弱猶謂印度因佛敎而亡同一誤其觀察也且研究民主政體者首須區別其爲民主專制政體抑爲民主立憲政體民主專制政體以國民全體爲唯一之機關以總攬統治權斯其專斷與君主同所異者一人與多數人之區別耳如論者所謂「共和之制最高主權在國民此外幷無他機關超然於國民自身之上故調和其利害衝突甚難」此語若指民主專制政體

以言則猶無誤而吾輩所主張者則爲民主立憲政體國權之行使必分諸獨立之三機關故無一機關專斷之弊而論者之所難爲無因而至矣且於同一民主政體之中又須區別其有代議組織與否以國民總會爲最高機關者於極小之國始得行之亦有雖用代議組織而仍存直接民主的組織者所謂國民總投票之制是已美國諸州即行此者也而吾輩所主張者則爲學法國美國之制以代議會行使統治權與該報所指斥者大異是故徒怵然於民主政體之難行者以爲一語民主則必全國人民皆有直接干與政事之權如是則將立致大亂曾不知所謂人人有參政之權者言其資格而已其法律上之權利唯選舉行爲至於立法司法行政之事皆有國家機關以司之而此機關又必分立權限井井以相輔相濟而非相矛盾何嘗有擾攘騰擲人人奮臂以奪政權之幻觀耶苟詳察乎民主政體之種類而進考其機關組織且持以與君主立憲政體相較則共和難行之說庶可破矣（共和與民主。意義範圍不同。然論者所謂共和、即指民主、故此文亦往往用共和二字。當解爲狹義的共和即民主也）

論者又言「大統領爲一國最高政權所在。苟大統領以四年改選者則每四年全國當起一次大革命省之總督亦然」是

何奇語令人駭然大統領者在民主國中爲行政之長官耳其權之重遠不如議會人所易知者也以爭大統領之故而全國當起大革命然則以爭議員之故不更當起大革命耶如論者言凡民選之制不必以選舉之法行之惟以屠殺之法行之寧有是理耶斯其立說之謬不待言也

要之謂民族主義足以生內亂者其言爲至易破蓋民族主義之實行唯驅除韃虜而已於漢人固無所損也至於國家民生主義則驟聞之者殺越人於貨之觀念必生民主立憲主義驟聞之者爭政相戕之觀念必生此無他徒知其主義之公正而未知其法則之繁備於是以簡單之觀念裁判之以爲不能適用於社會亦猶長者大老未知自由平等之眞而惡之若蛇蝎也使知夫研究民生主義及民權主義固有一種之科學而千經萬緯實足以周於社會則必可以釋然無疑此研究之事所以不可一日已也

第二　由破壞之手段以論革命可以不生內亂

謂建設之目的爲足以生內亂者其立說爲堅非討論證明則不足以摧破其說至

於謂建設之目的良善。徒以破壞之手段。與之相反。因從而攻之者。則其立說。緣附支節。而無以獨立。蓋苟改良其手段。則詆諆可以不作也。然新民叢報於此頗斤斤焉。其第三號第十頁以下。（文繁不具引）大旨舉法蘭西大革命恐怖時代之事實以為證。謂革命之際。秩序破壞。民黨相斫。內亂僨興。莫此為甚。可以為殷鑒也。夫語佛蘭西之革命。徒舉其惡現象而不舉其良效果。不可也。徒舉其惡現象而不舉發生此現象之原因。尤不可也。今將以次論之。（論者所舉者。為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五年之革命。故此文。亦祇就此次以立言。）

（一）法蘭西大革命之效果　（甲）黜專制伸民權　法自路易十四世以來。厲行專制主義。蹂躪民權。賦稅繁重。朘民之脂膏。以供其奢侈。又肆其刑戮。使人民之生命自由。咸不可保。及路易十六世。財政計畫。又復失敗。舉國騷然。民不聊生。及乎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之國民議會。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二年之立法議會。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五年之國民集會。其所摧殘者。專利之淫威也。所發生者。民權之基礎也。舉其犖犖大者。國民議會時代。立民選之官吏。保出版言論集會之自由。制定一七九一年之憲法。實行三權分立主義。立法議會時代。廢滅王政。國民集會時代。宣

言共和政治成立。謀內政之改良。制度風俗。煥然丕變。凡此皆革命之賜也。若乎民權自由之焰。騰播一世。喚起全歐之大革命。則受其賜者。正不獨法蘭西一國而已。

(乙)夷階級爲平等　法蘭西革命以前。貴族僧侶別爲一級。權利特殊於平民。土地財產之分配。尤不平均。貴族僧侶人口至少。而享有全國土地之半。且多不納稅者。驕侈狂恣。壓抑平民。無所忌憚。平民有土地財產者寡。而租稅至重。生計困窮。且失其自由。及乎一七八九年五月。開設國會。平民主一院制。貴族僧侶主二院制。互不相讓。於是平民議員與貴族僧侶分離。自組織國民議會。貴族僧侶。謀反抗之。遂有七月及十月之變。貴族僧侶。懼禍之及。自願放棄其自封建時代相沿之特權。於是一七九〇年。遂立宗教自由之制。沒收寺院之不動產。至一七九二年。而廢除貴族之階級。蓋至是而全國人民皆有平等之地位矣。由是以言。法蘭西之革命。尊人權。貫自由平等之精神於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生一大變革。世界所以有今日之進步者。法蘭西之革命爲之也。而論者不以爲法。乃以爲戒。豈其於法蘭西革命之效果。獨未覩耶

(二)法蘭西大革命之亂象　(甲)各國之干涉　一七九一年以至一七九二年間。法蘭西革命之機方熾。而奧大利普魯士聯合軍來侵法蘭西。發兵擊卻之。一七九三年。同盟軍來侵法蘭西。以伽爾羅爲將。北破英吉利德意志之連合軍。南破西班牙之師。及督政官時代。且發兵征討奧大利矣。及拿破崙時代。且發兵蹂躪全歐。以傳播民權自由之主義矣。在法蘭西固未嘗受干涉之苦。且益以發揚其武烈。而論者乃引爲中國革命前途之殷鑒何也。且論者亦嘗研究外國干涉之原因乎。彼時諸國所以引法蘭西爲公敵者。爲擁護君主政體。抵抗民主思潮故也。在乎今日。黜專制申民權。爲萬國之通則。必不足以成干涉之原因。無此原因。即無此事實。法蘭西之前事。安能復見於今日也　(乙)民黨之相斫　民黨之相斫。爲恐怖時代之主原因。保安委員革命裁判所之暴狀。誠無足爲諱。然抑知此所以致此者。安在乎。外有各國同盟之干涉。內有國王貴族之詭謀。其刺戟國民之感情者至烈。而溫和急激兩黨。意見復不相中。故決裂至此。若夫今後中國之革命。其無被干涉之原因。已如別論所述。而滿洲人與其死黨。爲一國之最少數。驅除至易。其外界之刺戟。已無復法

蘭西當時之劇烈。然則最當注意者惟民黨內部之調和而已而黨派固非絕對的不能調和者也大抵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各樹黨派者其調和也難若帝后黨與人民之爭貴族與平民之爭甲民族與乙民族之爭皆利害相反者非一勝一負一興一仆則其爭不解若夫利害共同徒以意見相反而分黨者則其調和也易蓋其利害既已共同矣則兩黨之間即可以此爲共同之基礎由是而生共同之目的由是而生共同之組織此因乎自然而可以利導者也故近世政治學者多主張兩大政黨間宜有共通之基礎庶關於國家大計可以爲一致之活動蓋以此也即如法蘭西其急激溫和兩黨利害初非相反未嘗不可以調和而終不能調和者此誠其缺點而千秋萬世所宜引以爲鑒者也顧彼之缺點必非不可補苴誠使今後之中國革命盡力於民黨之調和而避其軋轢則恐怖時代可以不復見也

如上所述。佛蘭西大革命有可爲後人法者。亦有可爲後人戒者。舉以爲革命必生內亂之證。其渾而無當益顯然也。

由破壞之手段以論革命必生內亂者。尚有一說。此說無以名之。名之曰貪生惡死

之說而已。如新民叢報第三號所謂『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數。今雖無確實之統計。而一役動逾數百千萬。史上之陳迹。尚可略考而推算也。是故殺人流血之禍。不可以不慨。而革命則不能免此。』節錄二十八二十九頁之大旨噫。沮革命者乃以殺人流血相恫耶。夫中國今後之革命。與前此之革命。不可同日而語也。前此之革命。其目的在於帝制自爲。犧牲億萬人之生命。以供一私人之欲。誰其不惜之者。今後之革命則不然。其目的在於救國。爲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流血殺人相恫。夫理之可由自覺而知者。其說明至易。今執一人而語之曰。爾其殺身以救國。度其人苟有愛國性者。必慨然應之曰。諾。無所躊躕也。一人之心理如是。億萬人之心理何獨不然。若夫慷慨以殺身成仁自命。而謂他人莫吾若者。此則自尊而卑人。非忠恕之道也。更進一步以言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革命之時。殺人流血於雙方之爭鬭見之。若夫不革命之殺人流血。則一方鼓刀而屠。一方斂頸而就死耳。爲國而死則吝惜之。爲野蠻異族政府所蹂躪而死則忍受之。何死之不擇也。順治時揚州嘉定之屠殺。乾隆時之宰肥鴨宰肥鴨者。乾隆時。虜

最貪詐。懸租浣厚斂。有蠲貸之名。且不能不歸諸府庫。乃時時蠲租。以市惠。而陰縱督撫。使掊民財。及其滿盈。則以事籍沒之。入內務府。其間接所得。什倍租稅。四海困窮。及其末年。有川楚之亂。自是天下騷然矣。已成陳迹姑不深論吾今祗約計現在每年人民橫死之數則有死於刑者死於兵者死於棄民不顧者死於刑者亦有數種其一由法律之未備者凡文明法律以改良爲主義非以殘酷爲主義以殘酷爲主義則民多濫死此爲死於法律居最少數其二由裁判官之肆虐現今所謂裁判官其呑噬人甚於狼虎寧殺無辜不欲以之逢上吏之不悅寧殺無辜不欲以之傷同僚之感情寧殺無辜不欲以之益聽訟之勞此爲死於裁判官居次少數其三由於胥吏差役之兇恣孟子有言矢人惟恐不傷人今之胥吏差徭其操業與矢人等不殺人不足以自養此爲死於胥吏差徭居次多數其三由於監獄之凶穢今之監獄慘不可道大抵凡屬死囚轉得聊生以其須俟秋決也若其他囚犯號爲瘐斃實則非死于獄卒即死于飲食耳此爲死於監獄居最多數夫訴訟之事各地咸有而所蹈者不出此四死法以一縣爲單位而累計之每年死人之數當得幾何不待統計而後知也說者謂今者法律修纂之事已興此弊可免不知法律愈備殺人愈多例如清國前此無訴訟法今者訴訟

法既定矣依條文之規定凡審訊憑證據不問口供此豈非文明之法律然地方官吏不從事於檢證惟幸於不取口供可以定罪殺人之事益見其易由此類推死文徒法眞官吏殺人之具也死於刑者陳陳若是矣死於兵者則又何如軍興所在荼毒寧逢赤眉不逢太師此爲意外之變不必言若夫每年死於兵者其數尤可駭有所謂清鄉者捕獲所得軍法從事不必咨於刑法以是濫殺之事習爲故常凡遇劇盜久未弋獲者大吏督責急則輙以重兵臨之往往因捕一劇盜而圍一鄉村縱開花礮雞犬無孑遺焉報曰賊黨悉就誅受上上賞若是者一歲之中省輒數十起其有擁衆負隅者覆巢之下無一完卵波及隣村又不足論已至於死於棄民不顧者有若凶年水旱所在有之熟視無睹聞隣國有災即不憚發內帑以求媚悅又若授刃外國使助焚殺若檀香山之華人街爲美國所焚俄羅斯屠東三省人六千使盡入鴨綠江斯亦一死法已然尤當注意者以上諸死法皆以處我漢人於滿人無與也刑法之適用漢漢不同民族的國民篇中所詳言矣若夫軍興則滿人爲殺人之人而非殺於人之人清鄉不及城中駐防又顯然也至若棄民之事則滿人恩寵終

其身其不罹此戚固無足怪然曩日俄人肆虐東三省滿人亦不免斯則彼虜所無可如何者嗟夫以上諸死法我漢人每年死於此者雖無確實之統計然其數必在數百萬以上不俟言也然此猶直接之殘殺而已至於租稅捐輸脂膏告竭老弱塡溝壑丁壯爲盜賊以死者何可勝數自嘉慶時我國人口號四萬萬迄乎今日不見其進惟見其退籍曰未退然止而不進則固退矣試觀宇內各强國人口統計表歲益增加我國則江河日下若此長此安窮我漢人其無噍類乎與其爲野蠻異族政府蹂躪而死孰若救國而死吾儕不幸生當今日荆天棘地託足無所死固當上從祖宗於地下下有以貽子孫於將來使吾儕以報國之故殺身流血而後人繼起得籍手以光復宗國則含笑以入九原當亦無怍嗚呼與言及此我皇祖軒轅之靈昭昭在斯不佞雖懦亦將執戈以從汪錡之後矣況神州多豪傑之士耶彼以流血殺人怵我者辱我國民斯甚願一洗之也

吾之論於是終要之斯篇大旨非徒斤斤然避內亂之嫌疑已也自消極的方面觀之革命無害於國家則自積極的方面觀之其有益於國家章章矣世之有志於革

命者要當沈毅用壯百折不撓以求達其目的罔無所恇怯於中耳

求一片乾淨土死耳

1276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八號）

漢民

（甲）卡路倫事件

此爲一國防止直接危害用强力於他國領域內者。千八百三十八年。加拿大內亂之際。有暴徒集於美國領域內。掠兵器。據奈亞鴉拉島以攻加拿大。且欲載卡路倫瀑船入英領域。英人先禦之。遂乘其未發。侵入美領域內。而沈其船於奈亞鴉拉瀑布下。其時合衆國政府以英國爲侵犯領域。乃要求英國使爲種種之證明。即「有自衛之必要急迫而他無可執之途且不遑熟慮耶。及雖有其必要而英軍行動未嘗越其範圍耶。」皆求舉證其事實。而英國則謂加拿大政府已知求救於美政府需時而無效。故舍自救外他無可執之途。且美國民兵坐觀暴動而不爲鎮壓。英人對於襲擊者。更無熟慮之暇。至所有行動。但使襲擊者不得入英國領域內。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故兩國外交文書一度交換。而美無詞以復。爭荷爾論之曰。若英不執應急之手段。至暴徒之謀既遂。乃以爲英國之責任。則美當益困。蓋使叛徒得掠

衆國之領域而擧事者。因於合衆國之過怠也。威斯特歷曰。英國政府所要求者皆準於國際條規惟以熟慮不遑爲自衛權行使條件。則不必然。何者。設雖有熟慮之暇。而熟慮之結果。仍以自衛爲必要亦可行也。苟爾以合衆國之過怠爲一要素。是亦不然。合衆國人民脅迫加拿大時。其事出於急遽。即合衆國無怠慢。亦得以英國之擧事爲有正當之理由。蓋國家就於其臣民之行爲。當任其責故也。按二氏之言。皆就自衛權所行使之國立論。未嘗不密。然竊謂爲自衛權之重要問題者在主動者之行爲。之出於不容已及止於其程度與否。而其被動者所負責任之重輕其次也。謂所被侵者足以免責而未嘗無利尤其次也。夫國家進而用其兵力於他國領域內。其侵蝕他國之獨立權。重矣。非其自救危害有不容已者。胡能出是。而猥以爲他國有責耶。藉令曰他國之責任。又胡不對之求彼匡正。而必至於自救。則其結論必曰所蒙之危害急遽不遑。爲是要求也。然則當國家危急一髮千鈞之際。即是許其自救之時。而此際之不復論於相方之有責與否明矣。故國家行使其自衛權。但以危急自救爲必要。不必更求其理由。極言之則國家處最危急之地。若不能發見

抵抗之理由亦無有瞑目待斃者也而荷爾氏之書固又曰。其危害重大且直接而爲危害所利用之國家雖欲鎭壓之力不能及者。即攻擊者所利用之領土其所屬之國家。於國際之友誼上自國主權雖被侵蝕寧忍之而不使被害國之受危害云云。則亦兼從受動者之方面言而純視乎行使主動者所處之地位其說較爲優矣。美所提出之條件。威斯特歷以熟慮不遑一語爲贊。誠有卓識。而證以刑法上所謂緊急行爲。則刑法學者亦有主觀的無責任論。（屬法蘭西法系國所行之學說。）與客觀的無責任論。（屬德意志國所行之學說）主觀的無責任論。以不遑他顧喪失意志之自由爲無責任。而客觀的無責任論。則但以外部之狀況。（緊急狀態）爲無罪之理由。美國政府所謂熟慮不遑。主觀說也。威斯特歷駁之。持客觀說也。故荷爾學自衞權之要件。皆原本卡路倫先例。即原本美政府所提出之條件。（前號稿二二頁參照）而亦去不遑熟慮一語。其從客觀說與威斯特歷氏合也。雖然。徵於英人之行動。觀其能免於美政府之責難暨得學者認爲正當先例之故。則自衞權性質斷然如上所采第三說之旨益可無疑矣。

第九號

按庚子聯軍進兵北京。亦當近卡路倫先例。爾時義和團仇殺外人。德使遇害。各國使館陷於圍中。其爲危難直接同也。清政府不能制止義和團之行動。雖請求鎮壓力不能及。則各國他無可執之途同也。事後而撤兵。所謂止於必要之範圍。亦無能深咎也。縱其影響之及。所及非卡路倫事件之比。然玆所謂程度之差。非性質辨也。或有疑卡路倫事件。其稱戈向加拿大者。爲英國叛徒。而義和團則固中國人民。是當有辨。然此事祇論領土主權所及與否。英國叛徒在美國領土主權之下。義和團亦在中國領土主權之下。而有完全管轄之權即有鎮壓其暴亂之權。不以其暴亂者之國籍奚屬而有異也。自救者至用兵力於他國領域內。即不免於侵他國之主權。而本屬其國權之所不及。則亦不問暴亂者國籍之何屬也。故此節亦不足爲辨異。必求其異。則清政府對於義和團仇外之擧動。實倡率爲之。（辛丑各國使臣所開和約大綱原文言各國興師之故。第一以德使赴總署時。途次被奉令官兵戕害。第二以京師各使館。自中歷五月廿四日被官兵等義和團合夥。遵宮內廷旨圍困攻擊。直至中歷

七月二十日。爲入京各國聯軍所制。而救京師。如是而清國乃令各國使臣向各國傳擔認保全使館之旨云云。至今猶載在官書）　與美國政府之惟不及鎭壓者迥然不同。即使各國認爲敵對之行爲。亦非無說。惟各國於發兵之始即表示和平之宗旨。不欲以敵中國者害我全國感情。故爲自救於前。求匡正於後。依然率自衛權以行動。則謂爲卡路倫事件之類。不誣也。

若夫俄羅斯進兵滿州。亦藉口於馬賊。然實以其時各國方注意北京。故得恣其暴行。至拳亂既平。聯軍已撤退北京。斯時實無所藉口。故俄力要滿政府。企得密約。遂其壟斷之計。知舍此無以爲解於各國也。俄蓄野心。有素得旅大租借。暨滿州縱貫鐵道敷設權。已公然爲占領滿州之布置。而又直北京有亂。乃敢藉口馬賊。以進兵駐兵。既衆以爲世莫余毒。而戀戀不去。然英美則日警告於清政府之前。使其密約不能成立。日本以利害較切。則不憚出全力以破之。蓋俄之侵掠。純是事實問題。而今之論者。或謂其利用法理曲解法理藉口防衛。既曰利用曲解藉口。則論者亦知其謬。無待與言法理之是非。但亦必視其

勢力機會如何而後敢試其利用曲解之手段此語當爲論者所不能難然以今後之事論之則吾人以爲適可安枕無患蓋强俄前此於滿洲之勢力暨義和啓釁各國共進之機會皆不可再得者自庚子以後而各國之方針一變日俄戰後益趨和平以維持均等之勢力當世所共知者也故後此使無第二之義和團直接加危害於各國則第二之聯軍不起第二之聯軍不起則雖有野心之國抑不敢貿然獨進兵於一二省之地以圖利此可從事實上斷之也論者乃以俄爲先例。謂「外國人不能遽信革命軍。於是競藉口於國際上之正當防衛。各調兵於其所自認之勢力範圍內。如日俄之於滿洲。俄之於蒙古。德之山東。法之於廣西雲南。其他甲國於某省。乙國於某省。莫不皆然。革命軍不得責之。以彼有法理爲之楯。」此言尤謬戾可笑。是殆視各國甚於虎狼而我國乃不啻一俎上之殘肉也又各國若惟知侵掠之政策苟其足以吞噬我者則彼此狂咋相殘而不惜也夫其事理之不可通亦既不足深論然但以庚子之役各國聯合進兵於北京中國之危如纍卵矣而自俄於滿洲而外爲問德

之於山東法之於廣西雲南其他甲國乙國於某某省皆胡不以此時爭起也。夫庚子之役明明有所藉口如彼而各國於事後猶使中國恢復政權亟撤兵去而不敢一一爲妄動如論者所指然則各國又何獨仇於中國將來之革命軍而疾進不顧耶。論者一則曰法理爲之楯再則曰俄事其先例也。所謂法理者既爲利用曲解之餘無復是非界說而所謂先例者又祇一侵掠之舉動而不爲當世所是認吾不知論者懵昧已甚徒自擾耶抑教猱升木誇其多智耶。猶憶日俄搆釁以前日人有爲滿洲駐兵置辯者。高橋作衛曰。是胡以有爲俄國辨護之義務。又曰此等言論無根據而不慎出口。將爲外國利用。今論者雖未足以致是。然持議既謬乃謂革命軍爲列國之功狗。豈不怪哉。

又論者云。「俄當拳亂以後。駐兵滿洲。非所謂國際法上正當之防衛耶。」此語大奇。不知所自出。殆緣誤讀本報第六號駁革命可召瓜分說之末段文也。原文爲法理論。本威斯持歷氏。先言國際自衛權有對於直接之危害而用防衛之手段者。繼言國家於領域內不能自保。使外國人蒙其損害。則對之可求

其匡正然使蒙急遽之危害。有緩不及事之虞。則可用防衛之手段。用强力於他國領域內。為國際法所是認云云。此其場合惟卡路倫事件為適當之先例。其次則各國聯軍進兵北京也。察所謂直接之危害急遽防衛之手段。則俄之增兵滿洲乘機占領。已不容有所假借。況拳亂平後。尚遷延不肯退耶。（俄掩殺我國數千人民於鴨綠江。所在馬賊憤其暴虐。飛檄報怨。俄遂以為口實。驟增滿洲駐屯之兵。其時東清鐵道工事大半已竣。俄故以鐵道防衛為名。蓋自喀希尼密約。（一八九六年李鴻章使俄時所訂以由於喀希尼之提案故名）俄於滿洲有鐵道守備兵之駐屯權也。然以鐵路防衛之兵而達於全滿占領之臣額。北京之亂已歸鎮定。區區馬賊。豈猶足以煩强俄之大兵。即俄亦自知不足免各國之非難。故時為撤兵之宣言。時為密約之要脅。企得一當。迨日英同盟發表。俄乃與清政府為滿洲還附條約。約以分期撤兵。已復不能履行。如論者所謂遷延復遷延。直待日俄大戰爭告終以後。此問題始解決者。其狀如此。）故論者若舉俄之事以示爾時外國强暴。而證中國政府之無能。或亦足自完其說。無待傅會法理。為之辨護。否

則德人以殺二教士而遽奪我膠州亦將認爲國際法上正當之防衛耶戰爭於法理上。本無研究之値。故前號畧辨之輒止。而當此期屬稿。復有以爲問者。遂不避辭費。附論之於此。

(乙)哇芝尼亞事件

此爲用強力於公海上他國之船舶者。哇芝尼亞船爲古巴叛徒所有。而以詐僞登錄於美國船籍。齎送彈藥及兵士以助叛亂。張美國國旗航於公海。西班牙人要而獲之。併以乘船者付軍法會議。處嚴刑。其乘船者一部固英美人也。於是美國政府先抗議。曰哇芝尼亞以虛僞而得美國船籍。故雖無對抗美國爲船之權利。然既在美國國旗之下。則美國以外有對抗全世界爲美船之權利。以彼既推定的Prmiafacie爲美國船。舶則西班牙捕獲之於公海不法也。英國則於哇芝尼亞之拿捕。不爲異議。惟以水夫處刑。要求賠償。曰不問國家與個人。際有急迫之危害。爲自衛之行爲。其事不容過督。惟水手既被拘拿後。則不得謂爲急迫危害。故西班牙之刑英美人不法也。其後西班牙自承處分不法捕獲者。而賠償金於英美二國。其事遂寢。荷爾謂「英國以水手既被拘留爲急迫危害已去。故無自衛之必要。然則果

有重大自衛之必要則認爲公海之船舶可以拿捕矣」威斯特歷謂「哇芝尼亞之捕獲地遠於西班牙領海故不能云有急遽自衛之必要然苟有其必要則爲自衛而生捕獲他國船舶之權利無疑」蓋決西國捕獲之違法與否視其有自衛之必要與否平時於公海上因以不得侵他國之船舶爲原則然以其立於他國主權之下擬之以其國之領土如是而極而當急遽自衛之時容有用强力於他國領土內者則未見此原則獨有絕對不可犯之理由也至西國加刑於所捕獲者則荷爾痛言其非謂「商船雖非其所屬國之領域一部然於公海則存在船舶所屬國法權之下唯限於自衛不可缺之程度讓以法權至刑事上之法權則無讓之之必要故乘船者所屬之國僅爲自國自衛必要時得拘留其人其審問處罰則當還付之船舶所屬之國」按哇芝尼亞事件在千八百七十三年在卡路倫事件之後而二事有足互證者英領加拿大與美國接境以奈亞鴉拉河爲界而暴徒已占領奈亞鴉拉一島砲擊加拿大併滿載渡河故卡路倫事件於英爲急迫之危害而哇芝尼亞被捕之地遠離西國領海其受危害爲紆英人能證明其行動爲不使襲擊者入

其國內未當越必要之範圍而西國則事後猶處被捕者與嚴刑而侵他國之刑事法權故英可告無罪於美而西國則不免謝過償金彼於國際自衛權之條件爲已充而此則有所缺也哇芝尼亞事件西國舉動不得爲當而爭議之結果亦以證自衛之作用限於如何之塲合當備如何之條件此學者所以數之爲國際法先例矣於卡路倫事件也蓋猶引裁判先例中當事者之所爲或則如法或則不如法要爲供審判之材料而後來法曹所遵道者則最終判决之結果也

(丙)英國收丹麥艦隊事件

此爲用强力於中立國內者千八百七年當拿破崙之戰爭法兵集於德意志之北部而故與丹麥有約得利用丹麥之艦隊以攻英英廉知其情且諗丹麥之力不能抗若果履行丹法間之密約則法得衝愛蘭之弱點以登英倫海岸英爲防備必大減地中海大西洋印度之海軍力而此方面之領域皆危於是進入丹麥收其艦隊而許以平和克復後以同一之狀態還之丹麥不允以爲抗敵之行爲遂至開戰瑪爾丁曰英國之舉動蒙託自存權之名義而濫用其權力者也荷爾曰斯時所謂和

親中立國者以其地位實力將爲「行使自衛權國家之敵」所利用而致危害於行使自衛權之國且其利用之機已顯不先制止之則中立國無力自避之際故自衛權之行動得對之爲加害之行爲然嚴以自衛目的不可缺者爲限其結果有使他國被侵害者則負賠償之義務按瑪爾丁氏雖否認此役英國之行動然其論國家防衛權曰「國家之正當防衛權非無制限。（按瑪爾氏所謂國際正當防衛權即國際自衛權也。凡學者采行爲二分說。而不用三分說者。皆以正當防衛當自衛權。前號參照）非實際受攻擊及危難之來迫於目前爲凡人所知者不能目之爲緊急之危難」此其論與荷爾等若無以異然則謂丹麥艦隊事件英國之行爲爲當於國家普通自存權誠不可而以其具有緊急不得已之條件以之爲自衛行爲則亦與卡路倫事件相近蓋彼此皆出於自衛之必要而用強力於他國領域內者也瑪爾丁於卡路倫事件亦已承認而此獨否認竊所未喻也又瑪爾丁一派學者有謂國家爲維持自國得害他國之權利者僅限於遭遇天然危難之際而出於人爲之危難則無此權利。（中村進午國際公法論三百二十頁參照。）此言則直將破卡路倫等一切先例而不止否認丹麥艦隊事件然刑法學上所謂因於緊急狀態之緊急行爲者本無天然危

難與人爲危難之別如甲乙乘舟而墮兩人爭一板於海中此時生命不能共全即爲遇緊急狀態（此例爲刑法學者習舉以說明緊急行爲者。）至其墮海爲風破舟爲被盜難則不問也

右三事件者皆爲國際法自衛權之先例而詳考其結果及國際法學者間之定論則非當緊急直接之危難不生此行爲遇緊急直接之危難而他有可救之途亦不生此行爲（如卡路倫事件。必美政府鎮壓力所不及。丹麥艦隊事件。必丹麥軍力不能抗。而法已臨軍北德意志也。）又其行爲須止於必要不可缺之範圍內（如卡倫事件。英有以謝美政府。哇芝尼亞事件。西國事後處刑水手。則爲不當。丹麥艦隊事件。則英國許和平克復後完璧歸丹麥也。）所謂國際自衛權之必要條件實無一可廢故謂自衛權爲國家避緊急直接之危難不得已而侵害他國之權利之行爲證以實例所歸納而得者亦無不合也世界日益進步則國際團體愈增進其尊重先例推崇法理之觀念以自衛權之爲辨於國際法者若是之嚴則今後野心之國其侵掠之舉動不容藉口於是無疑矣

又按高橋作衛論日俄事件曰。問滿州之土地。則淸國之土地。非俄之土地而爲「害日本存立」之行爲者。則非淸國而俄國也。然則入滿州而抑壓俄之行爲。正適合乎抑壓侵害者於第三國之例。而以日本之行爲爲正當。舍國際自

衛權當無說明之理由爰舉丹麥艦隊事件謂於此先例中去丹麥而換以滿州或朝鮮換法以俄換英以日本則不煩言而自解云嗟夫中國爲無力自守之國至與丹麥比亦可羞矣然英於丹麥猶且許以完璧復歸日俄戰終而所被用强力於領域之國乃須更籌相酬之利益無有敢援丹麥之例以進者是尤可慨也

第五　干涉

干涉之名詞非國際上所專有其行於個人間者普通爲期使從於自己之意思而爲他人之事務之指示或妨害之也故必對於他人之事務而後可言干涉即爲他人權力所到權限所屬之事務也必指示或妨害之使從於自己之意思而後可言干涉否則贊同而已無意識之侵害而已故其爲干涉者必有一種特殊之力以爲之盾而其爲被干涉者又往往爲之弱而後從以干涉之爲義含有强制之性質不爾則受動者將起而反抗而其干涉無成功也

國際上所謂干涉亦原本個人間普通之意義而用之泛舉其名則不過以狀國家

間一種相加之行爲而固未有認爲國際法上之權利者也其在一國之內有强制的法力以爲治者對於被治者之組織故國家之意思處於優勢之地位而得以干涉其分子之意思國際上則既無統治之組織（治者對於被治者之組織）不生所謂「最高權力」是一國家之意思無獨處優勢之理此所以不能認國際之干涉爲權利也且自國家獨立權而言正謂自由處理其內政外交之事而不受他之干涉故獨立權之行使爲「非干涉」之原則（此於前號獨立權節內已詳論之）況自衛權所以不得爲國際上之權利者亦以其同時與獨立權不相容故自衛權且不得爲權利（篇中稱自衛權仍國際上之通稱也）則其原本自衛權而發生之干涉之不得爲權利抑較然矣夫干涉雖有不同而今世所許爲正當而無異詞者則惟在基於自衛權之干涉（下文詳之）其所號爲不正者固不法之行爲即其號爲正當者亦非適法而有其權利不過一放任行爲而已」干涉所以不得爲權利與其所以爲國際上所不敢輕易言者此干涉主義與非干涉主義交戰決勝而得之良果也十九世紀歐州之革命運動與正統主義爲衝突專制主義與國民主義爲衝突即干涉主義亦與非干涉主義爲衝突其結果則正

統主義專制主義敗而革命運動國民主義勝。即干涉主義敗。而非干涉主義勝。於是使國家獨立權爲國際法之法則。使前世之外交至是生非常之變革。而爲之首功者則法國之革命。以養成國民主義也。國民主義爲德國士泰英氏所熱心倡導。其要旨在以同風俗習慣言語人種之團體組織爲國家。其主義見擯於維也納會議。而爲所謂正統主義所壓抑。正統主義爲十八世紀君主主義之遺。而其要旨在以法國前國家君主之原狀形成列國組織。自謂由此正統維持原狀。則合於天則。協於上帝之意。（索黎爾外交史參照）故曰正統主義。然所恃純在政府威力。無以服人。國民主義遂發爲千八百三十年徧全歐之革命運動。又千八百四十八年爲第二期之革命運動。次第制勝。如希臘之獨立。比利時之分立。意大利之合一。德意志聯邦之成功。皆由此出。正統主義爲所破壞。殆十九矣。當革命運動之盛也。倡國民主義者曰。一國內之騷擾。不爲他國可干涉之理由。革命運動者決不與干涉之論據於他國。倡正統主義者則曰。原狀之維持者。歐洲政治之根本的主義也。欲破「正統主義之列國組織」之革命運動。不可不抑壓之。故干涉他國者正當之權利

也。此實十九世紀干涉論與非干涉論爭點之所在察其趨勢勝負之數既如彼即其論點之孰爲堅脆今日三尺童子當能辨之雖以國民主義漸趨極端至有謂國際之主體非國家而當爲國民者。（如意大利瑪志尼派。主張土地割讓之際須得國民之同意。其言雖過甚。然以矯十八世紀認土地爲君主私有物而得以私爲遺贈者之弊失也）與近時國際法學者之說不盡合然國家主體之說亦以國民主義爲基礎不至如正統主義之枘鑿也蓋國家爲國際法主體則一國爲一之人格者而各有其獨立權則與「以干涉他國爲權利」之說正反對也故夫今日而有主張干涉欲重張正統主義之幟者非愚則謬耳

非干涉主義既爲國際法之原則。而此原則又不能絕對無例外者羅連士曰。絕對之非干涉論其基礎在云「凡邦國對於他之國全無義務」。是與爲國際團體之國家存立爲矛盾。然國際團體之國家雖不能無對他國家之義務。而決不能概括的而指爲有受他國干涉之義務也故絕對非干涉論之缺點亦不能以此說明惟高橋作衛云。若推絕對非干涉主義則雖在自衛緊急之時。不得爲何等之干涉。而害

一國生存之目的。此其說乃較精確。干涉之不得爲權利。由自衞權之不得爲權利也。干涉之不可盡排斥而得爲國際法之一例外。亦由自衞權要應用於緊急危難時得爲國際法之一例外也。以干涉必其基於自衞權者。而後得爲正當。得同於放任行爲。而無自衞之必要。斯無正當之干涉。以其無與說明之論據。即無有使國際法上國家獨立權爲之讓步之理由也。夫國民主義以國內騷擾革命運動不能爲外國干涉之論據固也。然干涉者實不止對於革命而爲鎮壓之行爲。且有至緊急危難之際。須自救而用干涉手段者。則非國民主義所能破矣。要之以非干涉爲原則。而於緊急自衞之場合。認一之例外。皆近世國際法發達之結果也。

是故言干涉之意義。當分爲二。李斯德下干涉之定義曰。

干涉者。威力的侵他國之內治外交。(對內及對外之政務)而自他國要求一定之作爲或不作爲者也。

此爲廣義之干涉。高橋作衞本羅連士之學說。爲干涉之定義曰。

爲自國之獨立權維持。以外交文書或武力。不待他國之請求。而侵其內政或外

政者。曰干涉。

此則爲狹義之干涉。依高橋氏之說明。其要件有四。(1)有自衛之目的。(2)以威逼或强力而行之。(3)不待他國之請求。(被干涉國)(4)抑制他國獨立權之行使。卽侵其內政外交之謂。按自衛之目的。與其定義中自國獨立權之維持同其意義。二以下之條件爲凡干涉所同具。而第一之條件則不必然。此所揭者。蓋專指基於自衛權之干涉。而其餘之干涉不謂爲正當。卽除斥之不復數也。然此義究嫌未備。何則。干涉者。一國家間相加之手段而已。其手段旣至其程度。卽曰干涉。而得爲正當與否。則次起之問題也。基於自衛權者爲放任行爲。其外爲不正。然不正之干涉。獨非干涉耶。猶之殺人爲以力絕人生命之稱。於國內法惟執行刑法者爲正當。而此外以非法而絕人生命者。亦未始不爲殺人者也。故竊以爲言干涉者。當就廣義爲之解釋。使與他國際行爲之區別以著。然後辨其中孰爲正當。察夫所施應者而比較焉。乃爲得其次序也。高橋氏所舉之四要件。其一旣爲狹義干涉所獨具。其三則干涉亦有應他國請求而發生者。不足爲重。所餘惟以威逼强力侵他國之內政外交。爲

凡干涉所必有事。且爲學者之說干涉所未嘗廢耳。顧依李斯德氏之定義。則要求一定之作爲或不作爲者。亦爲一之要件。參合以高橋氏所舉。其義乃完。詳言之則如下。

一干涉者以威迫强力行之者也　干涉不問其國家意思之如何而强使相從之意故無威逼强力則不可行此爲干涉之最大特質如國際上有所謂周旋與居中調停者。(Bonlss offloes; Mediatoll)爲當兩國爭議之間出而和解。顧與干涉外交者不同則以其聽從與否爲當事者之自由未嘗以强力臨之也若以强力臨之而爲調停則直干涉也羅連士曰。干涉之本質。在干涉國之命令不行時則用其暴力或亦將用之蓋其暴力但須爲之後盾因恒有終局而未嘗發動者也世有專謂用兵爲干涉者不知干涉至於用兵乃其威逼强力進行之手段而干涉之原因結果皆不在是耳

二干涉者侵他國內政外交者也　一國於其內政外交之行動有完全之自由而或國侵之故故干涉與個人間侵他人權利權限內之事務爲干涉者其意

義正同內政之干涉則以維持他國內現在之狀態或變更之爲目的不問其國家之意思如何外交之干涉則就二國間之關係未嘗得一方或雙方之承諾而關與之（荷爾八十八節）總之侵人國之主權之行動也其所以能侵入者則基於有第一之要件（有威逼强力）故尋常國際上之警告不爲干涉以爲警告者立身局外也又單純之抗議亦非干涉以其無强制之性質也如俄國不撤兵滿洲而屢脅清政府以密約其時英美之警告中國不爲干涉即日本初以撤兵約之不實行有害東洋平和抗議於俄國松原一雄等亦不謂之干涉也

三干涉者對於他國要求其一定之作爲或不作爲也　無此條件而漫侵他國之內政外交則學者以爲一侵畧之舉動不名干涉也故有干涉而不必反於平和者亦有干涉而遂至於戰爭者蓋以挾强力而貫徹其要求爲本質其結果雖有平和戰爭之不同於其本質不異也或以爲干涉必含敵意實亦不然干涉固有出避戰爭之目的或且爲被干涉國之利益者故非必其對於被干

第九號

涉國爲敵但自其不問被干涉國之意思而强爲要求言之則爲是國權利之侵害反於「列國互尊其獨立權」之義務無疑耳

於此有宜辨者則權利之行使非干涉也如一國以條約而認許他國有領事裁判於其領域內則彼國直行使其權利雖侵此國對內主權不爲干涉也又如保護國與被保國護之間已得代行外交事務之權利則其基於此之行動亦非干涉也惟既非國家本來之權利(原權)又未嘗得他一國之承認乃生所謂干涉耳

按如去年南昌教案法調兵艦廣東鐵路事件各國亦調兵艦淺人以爲干涉之現象本報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文內已辯之謂此不過防衞之準備行爲允矣然查法約第二十九欵天津條約中有云任憑派撥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彈壓商民水手俾領事得有威權云云是尋常地方小警外國輒調兵船停泊通商口岸爲保護者乃依於條約之行動決非干涉也

繼此當言干涉之種類而辨其孰爲正當羅連士曰既往學者所認干涉之理由八

(一)爲避己之危急千八百十三年奧大利請和於拿破崙不獲爲回復其領地且免

法蘭西之保護。結俄普而抗之之類是也。(二)為抗止他國不法之干涉。千八百廿六年葡萄牙內兩黨構爭。西班牙與其一黨為援。禦英吉利之派兵赴葡萄牙之類是也。(三)為執行依於條約所有干涉之權。千七百十五年荷蘭以裕特列克條約遣兵于英而壓服「查古擺特」之類是也。(四)當他國內亂應其一方之請求。千八百四十九年俄為鎮壓匈牙利內亂。援奧大利之類是也。(五)為保持權利平均。千七百二年至十三年同盟軍為不使法蘭西西班牙兩王位合併而抗戰於法是也。(六)為鎮壓革命。千八百二十二年。神聖同盟以奧大利之兵助尼普爾斯之自由政體。而抑壓叛黨是也。(七)為制止反於德義之處置。千八百二十七年。英俄法聯合而制止土耳其與希臘之戰鬥而干涉之是也。(八)為防遏宗教上之虐遇。千八百六十年。馬雲特烈拍虐殺基督教徒。法國軍隊占領該國。又諸強國向之要求新政體之建設是也。羅連士更為之評判曰。以上列舉理由中。其(一)若危難為直接急迫者。於法律上德義上為正當。其(二)則卓見之明主。貢自國臣民之幸福。當不濫為干涉。其(三)法律上雖為正當而不免德義上之非難。而至於干涉內政則尤甚也。其(四)以一國有

處理國事之自由而防過之。則法律德義上所共非也。其(五六)非自國迫於危機。則不可干涉。即非其(一)之場合不可也。其(七八)雖不得謂爲法律上之事。而不能用他之方法防止其彌久之暴虐時德義上可認爲正當。按氏之批評惟於避已之危害者認爲正當而無疑詞可謂特識然其間雖以道德論則吾人所不能無遺憾也夫其否於法律而可於德義者將無所折衷況於(七)(八)之場合則彼干涉人國者方且以德義爲藏身之固耶又如抗止不法之干涉者謂卓見之明主不濫爲是然是之爲正當與否亦未判然也。茲取氏之分類。雜采他家之學說而批評之顧其(一)爲避己之危急。即吾人所謂基於自衛之干涉。於上文已詳論之故弗贅。其(三)依於條約而行動既有執行之權力。雖普通亦謂之干涉而實有區別。(基於條約干涉之可否。學者間有議論。消極論主張之理由。以國家間自殺之條約爲無效。積極論則以一國有自由意思。於其權利範圍。雖爲如何之行爲。決非無效。故其干涉爲正當行爲。證以實例。則此等大抵爲擔保條約。可分二種。甲共同以擔保一國之獨立者。乙爲擔保其政體之繼續或王位之繼承者。乙種於近世已絕稀。以各國多半爲立憲

之國家。無所庸也。甲種則一八五六年巴里條約。擔保土耳其之獨立。普法戰後英以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九年條約。擔保比利時永久中立。擔保國之權利。爲國際上所公認）故亦從畧其（七）與（八）目的相近。則比而論之。凡所得干涉之種類五。曰對於不法干涉之干涉。曰內亂之際爲助一方黨派之干涉。曰爲維持均勢之干涉。曰爲鎭壓革命之干涉。曰爲人道之干涉

一對於不法干涉之干涉爲排斥他國不法之干涉而干涉之謂之反對干涉其實例如千八百三十三年。英法以俄干涉土耳其。强使結約而干之。千八百五十五年。又以俄干涉土耳其而英法及西部歐羅巴諸國起干涉之。千八百六十六年。因法干涉墨西哥。北美合衆國干涉之。國際法學者皆以爲正當。其理由以國家對於不正之侵害有防衞權。即對於他國家被不正之侵害。亦有防衞權。猶之刑法上凡對於人之身體生命爲不正之侵害者則生所謂正當防衞。其見侵害者爲自己之身體生命或他人之身體生命無區別。蓋雖爲他人亦有所謂防衞權也。然此種干涉必以他國不正之干涉爲前提。異於他之干

涉故論干涉之正當仍以基自衛權者居首焉（竊謂此種干涉當名國際防衛不當名干涉也刑法以己之防衛與爲他人之防衛同其名實國際法既原本其義而獨異其名稱無當也

二內亂之際爲助一方黨派之干涉內亂之際政府暴徒共同而求干涉於第三國者則受請求之國得干涉之此以有其國家之意思然此乃事實所不可見者故或政府或叛徒之一方請求干涉得應之與否則學說不一科鐵爾以不問政府叛徒苟有請求即有干涉之權利伯倫知理則以政府爲代表其國家依於政府之請求有干涉之權利荷爾曰「基於友誼而得爲干涉則一國獨立之權利當無有矣若對於現在之政府而爲干涉乎是防止一國政府處理其國事而侵害一國之獨立權也若對於反對政府之黨派而爲干涉乎其政府有請求外援之必要即其國內紛爭之勝負爲不可知因而其兩黨派之孰爲國家代表亦不可知之時也若又以其紛爭之是非而爲干涉是可謂非國家間之關係而干涉者於國際法上其所不當關與之事項欲自下其判決

也」其駁積極論者之說可謂淋漓盡致矣

三為維持均勢之干涉　自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之末維持權力平均實為歐洲之格言然至今日則無價值蓋國家以正當之行為發達其國力即為之而減他國之勢力對之初無責任而基於均勢之干涉者既不得謂防止他國之不法亦非有危難自衛之必要故決不足為干涉之理由至近世於遠東交涉亦時以維持均勢為名然太半為強國利用之口實不成國際法之問題也

四為鎮壓革命之干涉　威斯特歷曰有較勢力平均主義之悞解為尤甚者所謂對革命之傳播有自衛權之說也倡此說者僅以他國之政體有影響及我政體之虞為可行自衛權之據然吾人所屬之國際社會非以既存政府之相互保險為目的也荀爾曰若危害非直接由一國行為或不行為而起而僅為政體革命等之間接結果則干涉者不得為正當伯倫知理曰於一國憲法之爭或政體有變更之際而他國干涉之則害國家之獨立權且亂一般之平和者也故同王統共利害表政治上同情於一方黨派皆不得為正當干涉之理

由。綜上所言則國際法學者對此都無異議。較他種干涉其不法尤易辨矣。干八百二十年。神聖同盟諸國。以土洛保及萊伯哈會議。干涉意大利。使與恢復意之王政。而破革命黨。又以威路拿之會議。而使法國破西班牙民主黨之政府。獨英國反抗之。其反對土洛保及萊伯哈之會議曰。政府爲自己而存立。不爲他國存立。其所以得干涉他國之政者。以彼國之所行。移危害於此國也。然彼國雖亂不致危難於此國則固無可干涉之權抑非不得已者不能干涉他國之政不問其有妨於此國與否遇背叛之起輙欲壓制之我國所決不許也。其反對威路拿之會議曰。今度之舉當無使他自主國强改其政之權利。抑西班牙雖有內亂難不及於隣國前世紀之終。及今世紀初。全歐結合而抗法蘭西者。非爲其政治的革進內部之變化爲其欲以劍傳播其主義終欲爲領土權之擴張也故學者謂對於一國內部之亂得自衛而干涉者由此抗議而範圍始確然則今世倘更有革命之事起於一國則政體之改革决不爲召干涉之理由非有直接之危害及於他國則他國不能有所藉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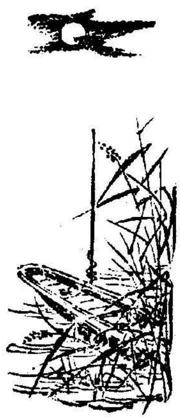
按此專就法理言。至若中國革命而無患干涉者。則太半繫於事實。以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及前號夢生來稿已詳。茲故弗贅。然但觀國際間法理先例若是其嚴。則苟非唾手可成功者。未必其輕犯天下之不韙。亦明矣。

五為人道之干涉　一國無判斷他國行為之權。故以反於人道或宗教上之虐遇為名干涉他國內政。為國際法所不許。瑪爾丁曰。支那日本土耳其及亞細亞諸國。虐遇奉基督教之人民。文明國干涉之。為原則上正當之事。然文明國相互間。則無用此原則之要。謂歐人與亞細亞人有是差別。不審其由。蓋瑪爾丁氏嘗以國際法為基督教國所專有。其論偏。不足據也。荷爾則不然。曰今對於東洋尚以之為干涉理由之一部。干涉之當否。不僅離國際法基人民之感情而判斷此一般人民之感情。實已搖動法律家之學說。殊可痛也。故羅連士於非常場合。謂為德義所不廢。然終不謂之適法。所法慎為獨立權防也。然若我國因於傳教保護條約而時起交涉者。則又當別為一問題

夫干涉之意義如彼。其發生之場合如此。吾於是得一結論曰。野

蠻排外使用國際法上不可能之手段致危難於人者召干涉者也原本獨立權應於必要而排外者非獨不爲召干涉之理由抑對於不法之干涉爲當然也

（未完）



答新民難

寄生

今年春、余以事歸國、故本報與新民叢報辨詰之文、皆未得見、洎續遊東國、甫及解裝、有持新民叢報第四號見示者、中有駁本報第二號中所載「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蓋洋洋數千言、雖精衛縣解辨姦諸子、盡抉其誤、且有代吾答辨者、然新民有言、「以上所駁吾欲求著者之答辨、若不能答辨、則請取消前說」其意殆爲是以相要約。夫吾又安得默爾而息也。

新民之駁吾前文首曰。「其言殺人流血之不足怵、」嗚呼。吾之言若是耶。吾固曰。怵殺人流血者。天下之仁。孰有過此。然其間有不得已之理由在。迨言之旣詳。迺爲斷語曰。如是而猶怵於殺人流血之慘。則是小不忍而亂大謀。未嘗如論者之出之悍然也。又其言曰。「彼所謂英國之殺人流血、殆指克林威爾一役、夫克林威爾之役、豈能謂於英之立憲無大影響、而斷不可謂英之憲法、由此役發生、由此役成立、」不知彼所謂影響者何。夫影響者即發生成立之遠因也。譬之植果思穫其實。則必

土以培之水以沃之及其收效或在數十年以後遂曰此實之纍纍非水土之所能致也誰其信之至謂「彼役之最慘酷者、則對於愛爾蘭及舊教徒之虐殺、然與立憲無關、若日本則西鄉隆盛以軍東指勝安房以兵迎降、東臺一戰、死傷不過數百、其後西南之役、又與立憲純然無關」、夫兩軍相鬥恒不免於死傷而殺一人焉必致其於所爭之的有關與否則固無此理也我列朝之鼎革屠戮之數嚮無確計僅就史上之陳迹推算而謂一役動逾數百千萬果何所據而云然其殆爲綱鑑史論動輒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耶然史家之筆吾疑之久矣如國策秦坑降卒十萬即其甚者夫以日俄之役震爍今古歐人至謂自有世界以來當以此爲第一劇戰致其實喪師數十萬耳而日之國力凋敝日雖小當猶十百倍於古之所謂千乘之國無疑也而既如此則趙失十萬之勁旅不幾隨之而顚覆其社稷哉矧此十萬降卒也戰死之卒其必又倍於此、何者夫以十萬之衆雖當今日可以一戰而竟出於降則必其敵有非常之捷而已有非常之敗績可知矣且此猶不過其一役而已前乎此者有戰後乎此者又有戰殺傷之數雖謂驅盡國之人而仆於疆埸之上猶無當

也。史家每書某國出兵。號稱若干萬。號稱云者。所以張其勢而耀威於敵。非可信也。迨夫既捷。則又以其夸耀於我者。轉書而夸耀之。詐僞相尙。史之失實亦久矣。以之爲據。其烏乎可。惟朱明之覆。創痛極深。張獻忠之殘酷。吾前文既已痛斥之。然此非可以一人律千古也。至彼謂某某之役皆與立憲無關。（然如克林威爾之役。寧如吾前譬。即論者亦不能謂其無大影響于英之立憲。至張獻忠之殘忍。淸兵入關之肆害。直可謂之於爭帝位。無絲毫之關係。）則此之殘酷。猶是於問鼎之舉渉無渉也。及淸兵跋扈。殺戮更甚。然十日揚州。三屠嘉定。復於其篡奪之舉無渉焉。於彼乎。於此乎。其一焉已。

且姑舍此。而即謂史之所書。無不盡當。然吾固言之。列朝鼎革。莫不抱帝王之思想。烏足以厠革命。又言非僅殺人流血。遂爲畢革命之能事。又言今之主動者。必得其人。所以叮嚀告戒。誠爲中國今日而苟革命者。當求一雪從前簡册之恥。而不可以蹈覆轍也。論者豈皆未之見耶。攻其偏而遺其全。何其不善讀文至於斯也。今重語之曰。今之革命。必其有正當之目的。有嚴定之法紀。爲百折不撓以行之。既與斬木揭竿之徒大異其旨趣。以今例古。至不侔也。夫曩之易姓之結果。每昭於至慘至酷

之途者徒以其以帝位爲目的物耳一失其鹿天下逐之紛爭擾攘於是乎起今也根本於救國之主義以行革命雖百其途焉而同歸於一域相扶相助之不暇而何有乎相凌轢也哉更質言之曩者鼎革不利有人懼奪之者衆也今之革命必求有輔懼寡弱之不有濟也起點異故其歸宿亦異也苟不明此。而徒狂呼於衆曰。若是則亡中國則亡中國亦猶是流俗人之駭革命而已。

其駁吾對待於列強之一方面所論也。有曰。「夫吾非謂民氣之必不可用、而用之必與力相待、無力之氣、雖時或偶收奇効、而莫不可狃焉以自安」、其言若老成然。吾試設一譬於此。有人焉道遇其仇猝然出白刃以脅之雖至懦者亦必制挺以鬥（制挺以鬥。其氣。亦其力也。否則斂手受屠。當無此理）何也死生一髮之際苟或稍躊躇而曰吾將爲之備而且磨勵其器焉吾憂其器之未及利而身之爲醢矣抑吾之所謂氣固非以客氣而自是也以實力陷其前而以氣持其後也當革命軍之既起儼然與政府爲敵則必其有足與政府爲敵之實力否則固不得承認之也然使無氣以爲之憑藉則遇敵之來而驚其衆遇險阻之來而挫其銳雖百萬之師立潰可也俄之所以敗於日豈器械

之不利謀慮之不臧耶其亦勇往直前之氣有所不逮焉耳吾前者所舉例。如英之於脫蘭斯哇。美之於菲律賓。大小相衡懸若天地。然猶轉戰經年。創敵至巨。吾人觀之。決其敢於轉戰經年者氣爲之也能於創敵至巨者力爲之也今以其終不免於最後之失敗而遂誚爲無力之氣可乎哉然此僅猶彈丸之國耳。而爲之敵者又天下之至强。固不可以例中國現政府之與國民。併不可以例列强之與中國。就政府與國民之方面。以政治革命論則一國之民崛起以倒惡劣之舊政府。事之至易者也。以種族革命論則四萬萬之國民同心合德以驅蕞爾之羯虜尤一揮手之勞也如是。就列强與中國之方面吾國民之力既能剷平現政府矣。而謂各國猶必持干涉之主義以自啓戰爭之禍吾斷其否也英之俘脫蘭斯哇。得失不相償至今悔之。由是知各國之出於戰。利戰而已。以中國與脫蘭斯哇較則各國所以謀顚覆之者發兵必數倍死傷必數倍糜帑必數倍兵連禍結則商務之損失亦必愈甚不若坐觀其成爲新政府之代長其爲利猶可以繼續也是故雖謂不利而戰庸或有之而失利而戰雖至愚者胡爲乎出此而況吾國民之力既必能剷現政府而平之矣。以

方張之國力。助方新之銳氣。何謂其必不足以當一戰也。信如吾言。則其駁吾第二前提之說。固無復價值之可言矣。

觀其駁論又有曰。「自今以往、列强中無一國焉、能獨占利益於中國、無待言也、如英如日如美、又皆不願中國之瓜分、亦無待言也、」此即承認吾說之所謂一起而攖之。一必起而撓之者也。夫不願云者。非有愛於中國明矣。非有愛於中國。則必有所不利於瓜分。曷爲不利。日與我爲輔車之邦。所持以保障東方之平和者。歐人既萬不可信。環顧東亞。又無一國焉足有獨立資格者。無已。中國地大物博。而又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一旦自强。相與提攜以禦西力之侵入。日之望也。萬不得已而取均勢之說。以求伸其勢力於中國之一隅。雖淺識者流。未始不忻於版藉之漸擴。然危言之。唇亡則齒寒。撤其藩籬以孤立於族種競爭之世。日雖强富莫匹。亦不其有一矢易折之憂矣。此日之保全派所盛倡。當亦論者之所知也。至於英美以商戰名天下。商務之不利。有戰事。更不利於久戰。如上所論矣。則試案其實行瓜分政策之歲月。取革命軍而沒之需若干時。（如論者言。革命軍與舊政府勝敗未分之際。外國先已干涉。故先覆革命軍。）取舊政府而覆之。又

需若干時如是則遂可韜弓洗戟唱凱歌矣乎殆猶未也或謂各國勢力圈既定以後其所爭之點必在蜀蜀膏腴之地而交通既便又必爲庶務繁華之區無論何國得之均有大影響於其所轄之領土失之亦稱是强國八九鼎足而立談判一潰釁戰未已此之戰又非石卵之勢也智力互角爲得爲失純在不可知之數棄所操券而爭未然此英美所以不願瓜分而有門戶開放之主張焉據此以觀而論者復斷言曰「雖然、(連上所引)列强固未嘗不持機會均等主義、日耽耽瞯一機會之至、而各伸其權力於一步、若中國民間而有暴動、是即予彼等以最良之機會也」、嗚呼僨矣豈論者之意以爲英日美之不願瓜分爲未逢其會耶然則庚子之役反兵而出者何爲也且滅人之國而必抵虛排隙則必以其國之本無可乘耳以中國今日之弱雖無內訌而有一國焉恃其强權刀俎而割烹之徒嘵嘵然思折之以公理是猶屯虎狼於階陛而與之談說理法也當其時亦祇任訴冤於武力而已而武力彼固非所畏也則其終不出於瓜分之故蓋可思矣論者又謂、排滿之心理、恆與排外之心理相連屬、在最初革命主動者、固已難保其不合此性質、即曰吾能節制之、而影響所波

動、必喚起各地方之排外熱」此又臆測之言也夫排滿之原因在於種族在於政治而排外之原因即在於**不能排滿**何以言之滿洲人欲以少數之民族制御大國永使馴伏於下因而遮斷外國之交通杜絕外來之勢力其結果遂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其理由一而精衛既已論之精詳（見本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茲不待贅然吾謂其故尚不止此夫一般國民所以生排外之感情者良由現勢之不平等舉其例彼殺吾人民焉吾無法律以治之聽其以數年之監禁或數月之監禁而遂卷舌以退不敢復爭反之吾國人傷其一足趾則株連數十家賠款數十萬而猶或未已也怨毒中於人心每思乘間竊發以一洩其憤而所恃以爲陛楯之國家又失墜其信用怯懦而不足以有爲迫之無可訴鋌而走險亦其宜也世之論者相與囂然强聒以爲是吾民智不開之故而不知滿洲人實尸之咎焉故直接與吾民以難堪而使生排外之感情者外人也不能爲吾民之保障而間接使有排外之感情者滿洲人也撲滿而去之使吾民立於平等之域現勢既均不受外界之激刺爲吾敢斷言吾民遂能相安於無事也準是排外排滿之原因相殊既若是而排滿之舉又

實可銷排外之惡感於隱微。則論者云云。毋亦杞人之憂乎。前提不正確。則外人干涉之斷案。亦必不正確。而其所謂「革命軍初意、本欲革滿洲之王統、而滿洲卒未得革、不過以固有之王統、易爲傀儡之王統」、數語。殆已隨之烟消雲滅。而無復有絲毫之當也。所貴於論事者。非惟知己。又須知彼。吾人以爲各國之不干涉。確有所見。而利用其會而已。彼方懼爲群犬之爭。我則收光復故國之効。豈其效掩耳盜鈴之手段。而自欺以欺人哉。又論者謂法人之力能戰聯軍而退之」、將謂我國民必糜爛於外人車輪馬足之一蹂躪耶。如論者言。必人人皆爲模糊影響之談。舍其三寸舌七寸管。而遂無實力之可云。則亦適自白其爲書生之見耳。安可與論天下事」

又其論立憲也。有云「夫君主之所以不肯立憲者、大率由誤解焉、以爲立憲大不利於已也、若有人焉、爲之委婉陳說、使知立憲於彼不惟無不利、而且有大利、則彼必將欣然焉」、此其誤。誠非細也。夫此以證同種之君主可也。以證異種之君主。倒矛而自剸耳。合異種之人而爲一國。又未嘗有共同之習慣。以云利害。則相背馳。彼一旦立憲。遽失其安富尊榮之舊。鞭笞生殺之威。降而儕匹於其奴。誰甘心者。故彼以

1317

立憲爲不利於己。非誤解也。誠有所不利也。誤解立憲而爲之委婉陳說。猶冀其或聽。彼誠爲有所不利焉。則雖如秦廷之乞師。淚枯聲竭。吾知其無効也。否則姑應吾請而假立憲之美名。以媮吾民之志。其結果則彼於政治上益磐石其勢力。而於吾民仍無毫忽之影響。如今之立憲是已。苟希望立憲者以爲如是則已足。吾復何言。然論者必以此爲已足。何以知之。觀其論要求立憲曰。「所提出之條件、必須爲彼所能行、否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夫要求亦必有實力。既有實力。即何憚乎宣戰。若不能宣戰而但要求其所能行。則惟不完善之立憲耳。儻非然也。則謀所以得完善之立憲者。舍革命外固無他道。何者。完善之立憲。既有不利於彼。固非可以勸告要求而得。而不完善之立憲。又決非吾民之所志也。論者所自以爲解決此問題者。在用論理學之類同法、差異法。然本報第陸號已痛辨之。彼苟不能反駁。而徒曰立憲之能否。於種族上決無關係。其以之語五尺之童矣。

凡此皆對於論者難吾之說而畧一解答之。至其謂「革命後不能建共和制之理由」則精衛所著「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已足摧滅其主義。使無立足地。固無取乎吾之復贅言而爲論者多樹一重敵也。

紀事

紀十一月四日東京滿學生大會

去非

東京滿學生。素與漢人分離。自有其所謂八旗同鄉者。然前此聚會。輒秘密。恒不以日曜假日。非彼人莫知有會也。十一月四日會於神田錦輝館。乃大張牓於館門曰。八旗學生大會。聞是日至者。幾二百人。然會場戶外。守以學陸軍者四人。如警察然。故非彼人亦莫得入。過者但知滿人爲空前之大會。且有機要之商議而已。詎會後二日。而滿洲某君乃悉以是日會議之情形相告（某君持政治思想。而不懷種族之界。素表同情於本報。如佛公書所謂滿族中亦有一二高瞻遠矚者。其庶幾近之。記者不得不隱其名。然君固慷慨悲歌之士也）蓋彼族聚謀之情狀。可藉見一班。記者因記其大略如左。

（前略）○○起而言曰。今日無所謂中國存亡問題。但有滿漢生死問題耳。滿漢界限已不啻全題揭曉。而漢人排滿之聲日盈於耳。故就此不可不講其對待之方策。以漢人實權全數歸我滿人掌中。即絕對的用壓制主義。亦當無施

不可。惟凡舉事者。要因時度勢。今日時勢已非昔比。而一切政策。因仍不改。必難求濟。或者謂當用大同主義。（記者按此四字可謂奇絕。）使滿漢一家。無分畛域。可以永永相安。然以一民族與一民族之關係茲事。談何容易。在我既無委棄一切政權。反主爲客之理。而彼漢人排滿蓄之有素。其處輦轂下者。自屏伏惕息無有貳詞。一出外省。則三尺童子。亦睚眦滿人。若有私怨。近時有東西洋留學生之鼓吹。加以議論文詞。言僞而辯。益示猖獗。假使我滿人降心相從。則當漢人欲望無厭之際。得寸思尺。恐至太阿倒持。漢人勢力盡踞滿人之上。感情猶未調和也。今日當軸諸公。亦深明此意。故一方改良政法。務使漢人皈依。一方擴張權力。鞏固我從來之地位。惟求其盡善。所以煞費躊躇。須知我滿洲留學生有指導我滿人之責任。若無解決此問題之知識能力。則直可謂我同胞滿人無解決此問題之知識能力也。

次起者爲〇〇。謂人言少數民族。不足支配多數民族者。此大不然。我滿人入關二百四十餘年。遡自定鼎當時。比之今日。漢人雖或減。少而我滿人未必加

多。以少制多。殊非自近今始。然我滿人爾時所以能制伏漢人之多數民族而有餘者。其大原因有二。一曰武力。二曰團結力。入關以來。兵權全握我滿人之手。而我民族材武。亦自足以鞭笞漢人。漢人雖多。如摶散沙。而我滿族數百萬人之結合。無異一個人。此所爲制勝之道。政猶日俄交戰。日爲小國。俄則大邦。日能勝俄。亦無他故。惟其武力與其團結力耳。近百年來。我滿人團結力雖不遜於前代。而武力則銳減。是以漢人生心。今若能以我團結之力。葆我武力而益增進之。斯排漢之策。不講而自能達到。(中畧)

○○提議曰。漢人有革命黨於東京。開設民報雜誌。其宗旨首揭排滿主義。尤可恨者。則現當立憲豫備時代。而民報事事倡言反對。充其力量。或不難破壞我立憲事業。即阻害我滿族前途。我輩宜謀對待之策。

○○爲第一說曰。民報設於東京。在日本權力之下。欲禁遏之。良非易事。然在東京辦報者。不外留學生。學生有官費私費二種。但調查辦民報者係屬官費抑屬私費。如屬官費。則可由公使咨令本省扣除之。若屬私費。則使本省地

方官捕拿其家屬。勒令回籍。聽候究辦。如此。則若輩皆畏禍而不敢辦報。無辦報者。報亦不禁而自停。

○○爲第二說駁之曰。此非策也。對於官費生扣除其費則爲自費生而已。東京之大。何所不容。彼既以爲其黨之機關雜誌。則必盡力支持。不因此而輟止。至拘拿其家屬之說。若輩亡命不恤。必不畏此。且恒有無家屬在內地者。又聞若輩更有遇捕七次被監三年。而體貌益豐。今更銳於從事者。是此策未必有效。況無謀爲不軌之確據。輙以海外作報。拘及家孥。行之太過酷虐。亦恐激動人心。故曰非策也。我意民報宗旨不純。謬點必多。我等可組織一報。批駁其說。我朝仁深厚澤。浹於漢人肌髓。二百餘年。藉此闡揚而攻彼邪說。何難立破。

○○爲第三說駁之曰。此尤非策。其故有四。一漢人長於文詞。吾人難與爭勝。二若輩方蹈瑕抵隙。苦於無釁可乘。今我爲報與之詆攻。無異增置其目的物。而助以發揮之材料。三滿漢之界既不能平。我滿人自爲辨護。則彼亦左袒其族。苦與相持。行且激漢人之重怒。四辯或不勝。則舉國以爲情見勢絀。其失甚

大而我謀策所在。現方祕密。互相攻擊。且或自露其覆。有此四弊。故此說必不可用。然滿人欲以報敵之。固不必爲是紛紛也。我直接而敵漢人。不如間接以漢人而制漢人。漢人利我餕餘者。不難戕殺其同種。何况筆舌之相爭。我誠能以金錢或他種利益。運動漢人之能文作報者。如新民叢報之主筆梁○○。留學生中楊○。使作爲文字以攻擊民報。有漢人爲黨我之言。則易見信用於他之漢人。能戰勝民報。固佳。否亦足亂彼漢人之耳目。此較之我之自爲報者。無上四弊。而功力則百倍矣。（某君云、語至此、在會者皆鼓掌稱善。）

記者曰。吾嘗謂滿種驁下。然自衞其族之智則固有之。今聞某君所述。彌信其葆有武力之策。若甚譽闢創發者。實則鐵良數輩已執行此主義。不遺餘力。鐵良練兵良弼爲之謀主。良弼號滿學生之雄。宜其智及此也。其對待民報三策。皆僉壬卑劣手段。殆無足稱。然第三策所陳。似洞燭吾漢人之種性而習施其故技者然。彼誠叵測。顧我漢人則何因使彼見爲若是。而即以乘我。豈四百兆民族之團結力。終不彼族若耶。傳曰利令智昏。謂徒覩目前之小利耳。天下之不利莫大於同種相殘。先異族

而後其同種賊同種而媚於異族得籛籛之祿斯沾沾自喜曾不思其所與貿者爲何氏之肝腦何族之膏血也故滿廷恒言專防家賊夫滿漢異族何言一家光復故物何賊之云彼漢人之役於滿而妨害同種者乃眞家賊耳利用漢人使之相斫而滿之專制天下二百四十餘祀猶以爲未足然則循是敗德不改雖謂漢族永刧不能免左衽之辱可也

滿漢不相能。其惡感固有由來矣。然聞近日滿人之猜虞漢人者益甚。嘗患革命軍得志。厥屬無噍類。即漢人未知民族革命所眞指者。亦竊竊疑之。此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吾今爲簡括數語以答疑者曰。民族革命非盡戮滿族五百萬人之謂傾覆其政府不使少數人握我主權爲制於上之謂也其與我抗抵者不能不敵視之此外既無反側則必儕之於平民其貧窮無告者更將爲之謀社會之生活滿人不能營生。故今日其族中生計困難較漢人爲甚者不少。革命之後則方今百數十之擁政權自私。者誠非所樂而一般滿人。得以休養生息同化於我。固其利也。率平等博愛以爲二十世紀之革命豈有如論者所云云耶關於革命後處分滿州人之政策。當詳論於他文。茲不盡述。若必計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稱量以爲施報此狹義的復仇主義非吾人所取即滿州某君亦相視而莫逆也

說林

太炎

遣王氏

塗說之士羨王守仁。夫學術與事功不兩至。鬼谷明從橫。老聃言南面之術。期於用世身則退藏於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則業厭也。守仁之學至淺薄。故得分志於戎事。無足羨者。抑守仁所師者陸子靜也。子靜翦爪學射。欲一當女眞而與之搏。今守仁所與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稱乎桓文。猶曰鄙儒迂生所執。觀桓文之斬孤竹。撻荊舒。非峒谷之小蠻夷也。晉文誅子帶。以定襄王。子帶康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無藝。宸濠比之爲有長民之德。晉文而在。必不輔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學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堯舜猶黃金萬鎰。孔子猶九千鎰。然則守仁之聖。其將浮於萬鎰者耶。

衡三老

季明之遺老。惟王而農爲最淸。寧人居華陰。以關中爲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

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後聖其材高矣徵辟雖不行羣盜爲之動容使虜得假借其名以誑耀天下欲爲至高孰與船山榛莽之地與羣胡隔絕者要有規畫則不得不處都市王之與顧未有以相軒輊也黃太沖以明夷待訪爲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昔文天祥言以黃冠備顧問世多疑其語爲誣端居而思此不亦遠乎以死拒徵而令其子百家從事於徐葉閒若曰明臣不可以貳子未仕明則無害於爲虜者以黃書種族之義正之則嗒焉自喪矣

悲先戴

當叔世而得大儒二人一曰顏元再曰戴震顏氏明三物出於司徒之官舉必循禮與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爲孟軻之徒持術雖異悉推本於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爲得眞吾悲夫戴君之術以理奪勢而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烏呼戴君生雍正末親見

賊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無辜於上其言絕痛桑蔭未移而爲紀昀所假以其懲艾宋儒者旋轉以泯華戎之界壽不中身憤時以隕豈無故耶

哀後戴

戴望治公羊之學視先戴則不相逮中更喪亂寄食於大盜曾氏之門然未嘗仕觀其綴述顏氏學記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倫行中慮柳下少連之儕也望不求仕而其學流傳於湖南嶺廣閒至使浮競之士延緣緒言以成新學僞經之說彼以處士而譴劉歆可也爲胡之國師者可以譏莽之國師乎

傷吳學

滿洲初載皖南之學未興顧氏而下陳啓源朱鶴齡臧琳之徒皆起於吳學雖淺末然未嘗北面事胡人惠士奇始顯貴其子棟一舉經學棟之徒江聲亦舉孝廉方正皆未試也雖余蕭客陳奐輩猶以布衣韋帶盡其年壽則嘉遯之風廣矣滿洲於江南其姦劫屠夷最甚故士人恥立其朝康熙乾隆之世賊渠數南下以鎭撫之猶不

能擾則以殿試甲第誘致其能文章者先後賜及第無算既醉利祿彭紹升之徒爲之播揚則嘉遯之風始息科舉廢而士人思以學校出身懼客籍之占其員數其持省界始堅陳啓源朱鶴齡之鬼不來食矣

謝本師

余十六七歲始治經術稍長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學未嘗問文辭詩賦先生爲人豈弟不好聲色而余喜獨行赴淵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頃之以事游臺灣臺灣則既隸日本歸復謁先生先生遽曰聞而游臺灣爾好隱不事科舉好隱則爲梁鴻韓康可也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訟言索虜之禍毒敷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不孝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蓋先生與人交辭氣陵厲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經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說豈其未喻而以脣舌衞扞之將以嘗仕索虜食其廩祿耶昔戴君與全紹衣並汙僞命先生亦授職爲僞編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爲謀主與全戴同何恩於虜而懇懇蔽遮其惡如先生之棣通故訓不改全戴所操以誨承學雖楊雄孔穎達何以加焉

附錄

與佛公書

精衛

案此本私人之手札。然與本報之宗旨。頗有關係。且近日投書本報者。如蚊負、臨淵、諸君。其所持議。亦有一二與佛公類者。故附錄此書於報末。以代答辭。

編輯人識

佛公足下。前辱惠書。並賜枉顧。甚幸甚幸。僕性狷隘。平日居親戚朋友間。謹愿不敢有所過失。然聞其言有叛乎民族主義者。雖出自父老長者口。亦拂衣去不少顧。初讀足下書。意有誤會。即欲決絕不報。後聞某君謂足下固抱守民族主義之人也。比相見。信如某君言。雖議論有不相中。亦彼此無齟齬。今讀足下「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新民叢報第十一號)雜感在胸。不能自閟。輒一吐所懷。幸垂察之。

前者足下惠書有云。「彼此同爲抱持民族主義之一人。又同爲抱持國民主義之一人」。今茲意見書則云。爲「主張主憲之一人」。所謂立憲。固指滿洲政府立憲也。

然則何以能與民族主義相容。依足下所說明者。則謂將以立憲達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此非僕妄爲推測。證之足下意見書有云。

彼謂各顧本族之利害。而不顧國家之利害。我則當使各種法文精密無隙。使各種族不能脫離國家之義務。而私營本族之利害。

此雖足下勸告新民叢報記者之辭。然足下深信立憲政治足以消融種族上之不平等。固可概見。然則僕謂足下之主張立憲。將即以達民族主義之目的。當非妄測也。

然足下又非絕對主張立憲者也。足下之意。殆以爲立憲果足以達主義之目的。則主張立憲。若其不能。則主張革命。此亦僕讀足下之意見書而測得之者。原文云。

倘主張立憲論者。有此實力耶。（中畧）倘主張立憲論者。無此實力耶。則他黨之勢力。滔滔進行。何能施以抵禦。且又何忍施以抵禦。豈立憲政治。既已失望。而猶欲全國人民。垂頭喪氣。呼號宛轉于瘡痍水火之中。而不思所以自拔。必待種族靡有孑遺而後快耶。

足下之言。沈痛如是。然則使立憲政治一旦失望。足下雖不爲躬行革命事業之一人。亦必爲不妨害革命事業之一人。僕所敢信者也。

如上所推測。則足下之意見有與新民叢報大相異者。新民叢報所主張以爲民族主義。非可以救中國。（具見第三第四第七各期報）故其政治論適足爲滿人之羽翼漢人之蟊賊。由彼於民族與政治之關係。無所見故也。足下之意以爲民族與政治之關係。誠非常密切。然立憲則足以消融其梗害。故昔之語僕則云吾認民族主義爲救國之元素。今則云吾爲主張立憲之一人。嗟夫。足下之主義與僕等無以異也。而足下之手段。乃至與新民叢報記者相類。豈非可駭之事耶。

僕之所不滿於足下者。全以足下之贊成革命乃在立憲政治既已失望之後。夫今者立憲政治。尚遙遙無期。即最熱心希望者。亦第字之曰豫備時代而已。離實施時代。不可以道里計也。吾不知足下所謂失望者。在將豫備時代耶。抑在實施時代耶。如謂在豫備時代。則今者寧尚得謂之不失望。此不獨吾輩所公認。即新民叢報記者。亦言「七月十三日上諭之宣布。其諭文中既未指定立憲之期限。又未明言豫

備之條理。且自宣布以後。殆將一月。而政府所以爲豫備之着手者。無一可見。惟反動之報日有所聞。舉國志士失望可想」（見新民叢報第十一號第一頁飲冰著日本豫備立憲時代之人民）由此知失望者固不必期於將來也。即使足下謂吾今猶未失望。將發生勢力以維持政府監督政府。（此意見書第十頁之大旨）使至爲無可爲。然後乃謂之失望。曾亦思失望者由各箇人主觀所認定者也。何者可爲失望。何時可爲失望。各有所見。不能盡同。僕不知足下之失望。果以何爲標準也。足下或將以「不能得國民公意之憲法」爲標準。夫憲法之果能得國民公意與否。則又繫於各箇人主觀所認定者足下之標準。毋乃曖昧不明乎。且僕猶有一言今方在豫備立憲時代而足下之失望乃在憲法頒布之後於此長時間之內漢族延頸望治滿族汲汲增殖勢力恐至足下失望之時漢族已無噍類滿族安枕無事矣夫滿族自入關以來殆無一日非我漢人當革命之日徒以隱忍苟安之故蹉跎復蹉跎以致日甚一日順治時爲屠醢漢族時代康雍乾嘉道咸時爲鈐制漢族時代至於今日則爲蠱蝕漢族時代鈐制之毒甚於屠醢蠱蝕則又進矣而漢人安坐受之甲午之後猶未失望以至有庚子之變庚子之後猶未失望以至

有今日嗟夫足下須知我漢人一度失望之時即一度水愈深火愈熱之時也而足下之希望猶未已失望且續來如之何其勿思也且他日之失望固可以今日之眼光洞矚之此非逆臆之辭以原因結果之間固有一定之關係也誠一察今日政治之現象固知立憲之必無利誠一察民族與政治相關係之現象固知立憲之無一利且有百害此僕前此所屢言者或恐其文汗漫足下不賜瀏覽則請簡短其詞作數十語。請足下判斷之。僕所爲文雖累數萬言。然實根據二前提、其一、曰。凡立憲必以國民事實上之權力爲要素其二、曰既有國民事實上之權力矣則當視政府之可以共事與否如其可也則爲君主立憲如其不可則直當撲滅此政府而爲民主立憲此前二提自信爲最顯淺普通之理無所於疑也。僕乃根據此二前提以察今日之現象其一、則國民事實上之權力尚未有基礎無待言矣其二、則今之政府實不可與共事以其爲異族政府與我國民利害相反不能並容故也以此之故立憲問題一言蔽之謂之無望非特無望而已且須急喚起國民相與抵抗以異族政府手定憲法故也夫君主立憲者謂君主自以大權制定憲法也是故君主立憲之國

必行大權政治（英國有特別之理由。故為例外。學者謂英國與其謂之君主政體。寧謂之民主政體。此由歷史上來也。比利時則為立憲代議君主政體。尤當別論。）大權統於君主。以議會為補助機關。議會之勢力不足以屈政府也。而今之滿族猶蟠踞於政府。自定憲法。以為權力之保障。誰能禦之。況其深心在藉此中央集權以行排漢政策乎。故他國尚可行君主立憲政治。若我國則種族問題足為之梗。決毋蹈此也。僕之所陳具盡於此。他日之有惡果無良果。此時已見及之矣。無所希望。自無所謂失望也。而對於足下意見書之『主張立憲』。且希冀有『政治上圓滿之改革』。又謂『今者立憲大有動機』。殊不知其所以然。為是怦怦不能自已。乞有以教之。固知足下之意見書。專對於新民叢報而言。無待僕之容喙。然辱有班荊之誼。奉書質問。亦不為唐突。今但欲得足下一語。何以前此語僕。認民族主義為救國之元素。今茲則主張立憲。漢人之民族主義與滿族之立憲。其間是否可以相容。希一裁答之幸甚。專肅敬候起居。臨書惶恐。不知所云。

再者。僕曩得把晤足下。雖彼此議論。多關於政治與民族之問題。私人之交情。未暇罄吐。然感情固無睽也。今讀意見書有云。

彼報五號中一八一九兩頁之論文。誠足以阻礙許多進步。余日前未敢妄詆彼報記者。及觀此段論文。全知論者之良心。已不知其何落。彼此共同之目的。不外救國。乃徒爲攻擊他黨計。不憚拋棄救國問題於九霄雲霧外。是何心理。

忽爲此謾罵。令人駭然。不知何所指。遂取本報五號中一八一九兩頁之論文。覆誦再三。其大旨謂滿漢利害相反。不能並存。惟鈐制漢族。乃得安枕。使滿漢平等。則滿人失其特別之地位。將不能自保。故彼族決無不排漢之理。其所言者。皆具舉滿人之情實。以告我國民。非徒爲攻擊他黨計。亦何嘗稍拋棄救國問題。足下之謾罵。果何所見而云然也。僕誠不解足下所謂持示友人。亦都不能索解。忽一人啞然笑曰。是殆謂子提醒滿族也。僕亦啞然。意足下之用心。未必膚淺若是。然日來投書報社。多有作斯語者。是不可以不一辨也。夫滿人屠醢漢人之術。傳自祖宗。行之數百年。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寧待僕之提醒耶。且我漢人之受其屠醢者。雖至死亦常不知其所以然。已死者陳陳鼎鑊中

不復道矣然則對於未死者而告以敵心之叵測俾不再墜其陷穽此豈惟應盡之義務抑亦兄弟急難中所不期而出諸口者也足下勸僕毋更證實前文。發揮前義。而僕則視此爲報告我國民之所有事。前期「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一篇。即所謂證實發揮者。自今以往。對於滿洲政府之行動。及其用心。必熟考而深論之。凡有所見。輒白諸國民。雖其所言或不幸而中。或滿人之狡謀。有出諸吾人意料之外者。然僕之所言則出自眞誠。無所顧慮也。僕之心理固不必白諸足下。獨怪足下意見書斤斤然以挑撥惡感情爲慮。而首爲謾罵之事。又何爲者。僕之爲人。隘與不恭。足下若復爾者。惡聲至必反之矣。

足下意見書中又云。「某報四號五號對于貴報(指新民叢報)之醜詆穢惡很毒。令人酸鼻。足見中國人種已淪落爲世界人種之最下等。而逆度將來骨肉相殘。不堪設想。」云云。此又戴着色眼鏡之故也。若云穢惡很毒。則新民叢報第三四七諸期。眞足當此稱矣。如第三號所云「論者所戴首領。其或偶涉西史。偶踐西土。見夫各國煽動家。利用此主義。而常有效也。效西子之顰。而自捧心

焉」、又云。游蕩無賴子、乃至乞丐罪囚之類、豔富民之財產、可以均占利、用新政府之主義、而屠上流社會之族、瀦上流社會之家、」又云。「大革命後、四萬萬人必殘其半、少亦殘其三分之一。」又云「學界中以之爲蝦、而自爲之水母者、且若干焉。」「又云公等欲以之與普通之革命論並提、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罪囚之悉爲我用」、又云。侯公等破秦滅項、繁彭醢韓、歸豐沛歌大風之時、行之未晚」又云「偶結識日本之浮浪子數輩、沾沾自喜、恃以爲奧援、此終不離乎媚外之劣根性、」凡此諸語。皆足當足下穢惡很毒之評者。隨手摭拾。已奔湊筆下。亦不欲更枚舉矣。足下謂「本報之駁文。多逸出常軌之外。爲人身上之攻擊。感情上之轟裂。」見意見書旨趣說明第一項何不還取彼報。先一觀之。始下筆耶。本報第四五期如辨姦之作。則斥彼報誣衊之辭。如縣解之作。則樸實說理而已。若僕之作辨理。而外時復反以惡聲。又因其謂「滿人既與漢人混成爲一民族」。及謂『滿人於公權私權上。固有與漢人異者。然其細已甚』。亡國之痛。種淪之戚。益復棖觸。憤憤不可自已。

第九號

故深惡而痛斥之。然大都關於理論上事實上之辨駁已終。然後直誅其心。備加誚讓。未嘗如足下之未有說明。徒事謾罵也。且凡譏訶人者。亦宜有一定之規律。昔者維持留學界同志會代表人語日本諸新聞記者曰「貴報對于我留學生。繩愆糾謬。至可感謝。然往往因一二人之故。而詬及全體。且詬及國家則。我輩所不敢受。是故譏訶者對於其人而發。非可以瓜蔓株連者也。本報第四五期。雖有誚讓新民叢報記者之語。然止對于其人而已。若彼報則凡與於歡迎孫君之會者。悉謂之水母。凡研究社會主義者。悉謂之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其果可出諸口者耶。即如足下見本報譏訶新民叢報記者。則爲之酸鼻。然「謂中國人種已淪落爲世界人種之最下等」。何對于宗國同胞。則忍爲是醜詆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足下之心理果何如者。抑大非僕之所知矣。且足下所爲斤斤者。慮感情之暌也。曾不知僕等與新氏叢報宗旨不同。感情何能相洽。若謂恐獘第三者之聽。則本報自四號以來。爲駁論凡十餘萬言。皆關於理論上事實上之說明者。其譏訶之語。間一見之。而又專指

與第三者無與。對於國民。固不失爲忠讜。此誠足自信者。惟新民叢報與箇人。足下。開口輒毒詈中國人種。則徒令讀者傷心耳。敬告足下。後此毋若此之易其言也。



第九號



中國太炎章炳麟先生題詞
日本白浪庵滔天宮崎寅藏先生弁言

亡國慘記

上卷出現

價三角六分
中國日本郵費四分
歐美香港南洋郵費一角

是書乃記韃虜入關殘殺我祖宗之慘狀之實錄出於明季大儒王夫之黃道周劉宗周韓菼瞿其美許重熙諸先生之手筆自韃廷勢力鞏固以來大興文字之禍而買寶此等書籍者殺無赦而且赤其族於是書爲之焚板爲之劈漢人亡國之歷史遂不令漢人見而知之頃同人等搜遺老之家藏集海外之散佚編成此書觀其內容始知我祖宗之羞辱痛苦與韃賊之殘虐刻毒無微不至是以人人讀之莫不墮淚同胞同胞而亡清韃子之虐而祖乎盍讀亡慘記以觸目而警心

大賣捌所

大華書局
日本東京市神田小川町（東明館對面）

支那留學生會館

民報社
日本牛込區新小川町

中國日報館
香港德輔道中

宮崎滔天 編輯

日文 革命評論

每月二回 五日廿日 （第三號十月五日發行）

定價 一部……三錢五厘 十二部……四十錢 （郵稅不要）
二十四部……七十五錢 五十部……壹圓四十五錢

此種襍志、實活躍於地球表面之革命時運所生出、請觀今日露西亞革命之現狀、支那革命之暗流、獨佛社會黨員之活動、伊、西無政府黨員之努力、英米各國最顯著之人權之發達、以及印度南洋亞非利加各種民族、皆稍能反抗蹶起、誰云二十世紀、非世界革命社會改造之時代耶、嗚呼、天時既到、人力亦奮、所期著眼於宇內之大勢注心於蒼生之安危之仁人義士、急起直進、勿稍懈怠、所望醉生夢死於現社會之濁流中者、聞此警鐘、眠者皆醒、醒者皆起、起者皆走、他日記蛇起陸、旋乾轉坤、上帝乎、脩羅乎、波旬乎、一切聽我指揮、受我約束、作者有餘榮焉、特此廣告、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一番地 革命評論事務所

本報自發行以來承諸君力表同情捐助鉅款絡繹不絕茲特將台銜及數目登列報首以誌銘感謹以先後爲序

湖南劉□□	二十元	在歐江□□	五十元
撲滿生	一百五十元	黃　裔	五十元
南天遊客	五百元	南洋張□□	五十元
漢族之一分子	二十五元	革命先鋒之一小卒	十五元
張天漢	十元	鋳血主者	一百元
羣英女俠	二十元	抱劍女俠	十元
表同情人	五元	單純復仇主義主張者	貳百元
廣東□□□□□□閱書報所	五元		

右鋳血主者表同情人黃裔三君請將住址寄示俾得繳報有所寄酬不勝禱切

本社敬啓

國學振起社廣告

本社爲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册
其內容共分六種(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
(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每册售價四十錢全年費先納者二圓
二十錢但十月二十日以前交費者特別減價貳圓郵費每册四分
均須先期交納自行來取者免收第一期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社長　章炳麟

事務所　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社

前已納費諸君如有需郵寄者祈即將郵費先爲擲下否則均作爲自取

小說

海國英雄記序言

夏日炎烈。海暑蒸汗。腦膜震盪。乃偸往江島。爲海水之浴。時則濤聲大作。如萬馬奔騰。轟震月際。吾之神興若甚旺。者乃若攝衣登高。西望祖國。夕陽明滅。高堂大廈。據于妖狐。則又臨風灑涕。欲狂訴帝天也。路人告余曰。君其南京人歟。何思之深也。君知君之國有英雄鄭成功其人歟。其母乃吾國士人女也。吾聞其語而益愴然悲也。夫自莊烈殉國。韃靼入關。其不愧黃帝子孫。泣血誓師。不共天日。與逆胡抗戰。卒據臺灣一片乾淨土。延明祀于二十餘稔者。其吾國英雄鄭成功之力也。雖然。其家庭歷史不亦奇乎。父則叛賊也。母則豪俠也。而外國女也。其氣魄之沈雄也。可以撼天地。其遭遇之悲哀也。足以泣鬼神。倘天假與年。王師再討。滿之爲滿。未可知耳。何圖天不助明。壯歲淹歿。祀僅再傳。終降于虜。而漢室聲靈。亦隨海角波濤而竟逝。之此吾海國英雄記所以作也。嗚呼、鼎湖龍去。哀號不可攀。髯中原陸沈。奴隸慘于流血。

維我伯叔兄弟。邦人諸友。念祖宗締造之艱。痛異族鞭笞之酷。則請讀茲劇可乎。長歌當哭。以咏消愁。雲水蒼茫。伊人安在。昔孔子之思狂。簡不得。其次則思狷者。斯記之作。亦斯志也。嗚呼哀歟。都爲十五齣。曰航海。曰結婚。曰訣別。曰投誠。曰迎母。曰降虜。曰誓師。曰討賊。曰征臺。曰星殞。曰連兵。曰拒撫。曰乞師。曰漢亡。曰餘痛。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八月上旬浴日生記于日本江島之旅舍



海國英雄記

浴日生

航海

(鷓鴣天) 淨扮鄭芝龍古服勁裝上 梟雄不學時世裝。快馬輕舟孰短長。拔劍斬蛟叱滄海。怎教寇盜不侯王。龍蛇走。歲月忙。健兒三十六會跳梁。中原風景凄涼。家在水雲鄉。

俺鄭芝龍。表字飛黃。福建泉州府人也。生當末世。家不中資。志氣昂藏。性情反覆。維天厭明室之歲。乃人驚海寇之時。七尺巍峩。豐羽毛于何日。三年漂泊。撫髀肉而生悲。自隨母舅黃氏經商廣東。不覺數載。運販生涯。錙銖賤業。教俺長材小試。無聊之極。今日又侍航海日本之命。不免預備行裝則箇。喚介 孩子們。雜扮四舟子同上應介 有。

(淨)今日天朗氣淸。趁這一帆風。望東便發。直抵倭城便是。(雜)曉得。纜駛開船介 淨登樓船望海嘆介 俺鄭某。背離祖國。遠適他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嘯歌一回。自遣情懷罷了。

莽男兒問蒼天山河回首似有烽煙將星今在海中懸精金百鍊怪石同堅（世傳鄭芝龍生時有怪石出于廈門有文在其上云） 蛟龍得雨終須變攪鏡正華年 行步廻翔轉板介 聞道西方有美人不信東海無神仙駕長風踏破萬里浪莫遲延 驚指介 噯呀前面蒼煙一點若隱若見是長崎山色嗎 雜應介 是了相公們快收拾旅裝須趁早上岸呀 船傍岸同上介

雞犬桑麻到處同　　秦時明月漢時風
於今不見求仙客　　孤劍飄零海角東

結婚

（破齊陣） 旦淡粧常服扮田川氏上 自信前身明月却憐清影梅花題葉年華畫眉才調那管風流代價嘆文君寄情絃曲笑紅拂彈指窗紗佳人何日嫁

妾日本田川氏便是家居平戶世號士族目下芳齡十八弱質具鬒眉之氣陽春艷桃李之年只因詩禮名家俗子不容問字婚姻大典通人須解自由昨過東鄰見有僑寓大中華帝國鄭某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神龍非池中之物孤鴻以海上爲家倘

1348

俺得配那人。豈不千里良緣。奇男奇女並世無雙嗎。咳思想起來。好煩悶也。

（長相思） 俺女流鬱奇志又憐才年年孔雀屏開那一個似劉阮上得天臺爭看天馬絕塵來獨上粧臺獨上粧臺呀呀呀紅葉是良媒

老旦扮媒上 地北天南山海界拈將紅線作橋梁來此已是不免竟入 問介 小姐在家嗎。（旦）媽々有請 入見行禮告坐介（旦）幾日不見有何惠賜。（老旦）老身到非此有別故。只為小姐終身大事特來報喜呀。

（紅葉媒） 想唐突莫嗟呀天公意不差一個雲中鶴一個鏡中花邂莫同文同種怎分大國大家這是牛郎織女從天下望眼巴巴望眼巴巴

旦起謝介 媽媽所言實獲我心他日事成何以報德呀。

（前調） 我怕英雄無家怕英雄無家巫山願不奢金釵有價白璧無瑕奇情只合訴琵琶那知月老從天下同心結並蒂花

（老旦）姐姐放心包汝好事不磨就此告辭了。（旦）謝媽媽費心 送下介

（臨江仙） 萬里班超有胡婦何堪海國淒然三生石上舊因緣王孫如有意來種

第九號

玉藍田

俺鄭某巽鄉作客擧目無親每遇良辰愴懷昌已昨有隔院某媽媽替我與田川女史結婚姻星光照戶梅蕊探春在岳家青眼東床無嫌羈客惟小人赤身四海有媿仙姝今日已是親迎吉日須好生打扮起來喚介孩子們用事齊備麽雜扮家人上稟相公事事俱備只有新人未至老旦上介淨盛服迎接介(老旦)恭賀相公百年偕老生子生孫(淨)深蒙銘感靡涯綵輿隨到介旦降車至中堂與淨合巹介擺宴仝入席介(老旦)神山上月華(淨)風流韻事客中天(旦)男兒立志先休敎汚我桃花面(老旦)我羨汝兩個眞不愧並頭蓮好了好了酒已有了今夜鳳鸞有偶胡越一家定卜厥昌後裔爲同種爭光呀恭賀恭賀就此告辭罷淨旦仝送下介

中原胡虜縱橫日　海外神仙結合時
多少漢家亡國恨　忍將今夜祝題詩

訣別

(緱山月)龍馬未騰驤惱亂客中腸看家山鴻雁逐斜陽雄心吞虎豹學書學劍

悞了秋光

俺鄭某久淹日本。歲月空過。雖有室家之樂。却無事業可爲。人生在世。不能立些功名。與草木同腐。眞個千載下令桓溫笑人。目下我祖國呵。朝多粃政。野有莠民。就是俺漂流異域。抑塞磊落。値此時機。眞欲穎脫囊中。箭彎弦上。施一番驚天動地的手段。怕不富貴功名。子女玉帛。一生消受不盡嗎。咳。朝廷已不識俺鄭某爲一個英物。我便投入海寇黨中。騷擾邊疆。殺人放火。看汝有甚麼法兒對待俺們。今日是我出之發期。前程萬里。好快活也。喚介賢妻那裏。旦率小生扮鄭成功上介賢夫呀。旦唱

（水紅花）當年鴻案舉齊眉。并天涯。仲謀有子相依爲命。送君之苦心情說來礪砥。（淨）賢妻有話說來。如果有理呵。愚者定然樂受。

（梅花引）（旦）大明天子坐朝堂。萑符猖獗鉏强。男兒身手須挽朝綱。莫愁海外無知己。是英雄鳴鳳總朝陽。

淨點頭介。賢妻所言。一些不錯。但俺們是窮處海濱。一個漁郎。若個望登壇拜將受册封侯。除非世界鬩滄桑。這萑符猖獗鉏强。便是俺攫取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良

方商量

旦怒介 夫君之言差矣自古道忠君愛國典有常那雈符呵不外百姓打饑荒鬧起來敗則寇成則王國本總無妨若說那韃靼呵是東胡賤種殘忍可惡騷臭難當大丈夫誓不與同三光那知道夫君呀堂々男子不識夷夏防心傷

淨驚介 賢妻呵愚者失言之極幸勿見怪呢旦改容介如此纔保得姓名香祝一觴君健康（淨）賢妻寬心行裝已備就此登舟罷 小生直撲淨懷 阿爺此去何日還鄉適聽母親說甚麼韃靼殘忍可惡騷臭難當我想這東西不知是狗還是狼請阿爺買一條來頑要樂不可央 淨大笑介 小孩子我方醉離懷若醉忘了爾們未有吩咐爾氣昂々貌堂堂他日我家作棟梁但爾話呵說得荒唐那韃靼是滿洲人種日日鬧得大明社稷好周章 小生跳盪大怒介 豈有此理大明是我祖國如何容那韃靼猖狂我恨不霎時間成一個大人兒把腰間寶劍斬盡牛羊 淨冷笑介 小孩子志氣可嘉但是天數已定亦無可如何呢去罷爾須聽母親教訓方不負吾所望 握旦手介 賢妻賢妻爾小心作育此子呀（旦）這不消說但願奴家所記起上心腸（淨）知道了我

就開船罷。開船介旦佇立嘆息攜小生同介

不作明臣作粗奴　當年心跡已糊塗
我來千里濱前過　空憶田川女丈夫



第九號



獅子吼

第七回　專制威層層進化　反動力漸漸萌機

話說馬世英別了康鏡世狄必攘回到書院。聽差迎著說道。客人已到外邊去了。過了兩三點鐘。外間走進一個人來。穿著外洋學堂制服。向馬世英脫帽爲禮。馬世英驚道。那裡來的東洋人。仔細一看。乃是自己一個學生。遂大笑起來。上前兩相握手。原來馬世英有三個學生在東洋留學。一個姓魯名漢卿。爲人勇敢猛進。在日本留學界中。頂刮刮有名。一個姓梅名鐵生。深沈大度。狠有血性。一個姓惠名亦奇。辦事認眞。學問亦好。這回來的。即是梅鐵生。馬世英將東洋情形問了一番。然後梅鐵生將來意表明。因爲梅鐵生三人。連次寫信要馬世英到日本來學。馬世英雖答應爲書院裏的人。苦苦纏住。本府知府。也是苦留。屢屢爽約。特派梅鐵生回國。面催馬世英赴東。馬世英道。這日本是我在夢裏都想去的。怎奈目下沒有脫身之策。好歹到了明年。一定是要來的。梅鐵生道。這謊倆扯多了。要去就去。怎麼要到明年呢。我

第九號

知道儞在這裏。當的是山長。有許多人吹儞的牛皮。有時知府大老爺。還要請儞喫酒。客客氣氣的稱儞是老師。好不榮寵。到了日本。放落架子。倒轉來當學生。儞原是不幹的。馬世英道。不要這等說。難道我是這樣的人呢。儞如不信。我這裏積有川貲六百元。豫備出洋的。儞先帶去。明年我如不來。儘可把來充公。梅鐵生道。去不去由儞。我不能替儞帶錢。我還有別項事情呢。馬世英道。儞在路途辛苦了。在此多住幾天。梅鐵生道。不能久住。馬世英道。至少也要住兩三天。到了第三日。梅鐵生堅要去了。馬世英送了幾十塊洋錢。說道。向漢卿亦奇講。明年正二月。我準定到東京。議論要和平一點。還以習科學爲是。梅鐵生道。知道了。儞到了才曉得。這回梅鐵生滿想馬世英同他一路到日本。不料馬世英託辭。等待來年。已十分不快。兼之馬世英故意說出老實話。謂種種不可過激。更加不對。還有幾個朋友。在安徽省城各學堂讀書。打量運動他們出洋。遂一直轉回安慶省城。那城門口的委員。看見一個穿洋裝的人來了。連忙戴了大帽子。恭恭敬敬的站在門首。梅鐵生毫不理他。一直向城裡跑去。那委員叫四名巡勇跟隨其後。梅鐵生行的是體操步子。極其快速。四名巡勇

走得氣喘喘的。還趕不上。梅鐵生進了客棧。方才趕到。站了許久。才敢說道。小的們是城門委員大老爺差來伺候洋大人的。請洋大人給小的們一個名片。待小的們報明洋務局。洋務局再報明院上。等各位大人好來請洋大人的安。梅鐵生道。我不是洋大人。是一個留學生。儞要名片。却可拿一個去。在懷中拿出一個名刺。交給巡勇去了。到了次日。正想往各學堂裏去。在街上會見一個同過學的朋友。扯住梅鐵生到僻處。問道。儞何時來的。有相熟的人會過儞否。梅鐵生道。沒有會過。這話怎麽講的。那人道。儞不知道麽。現在日本留學生。起了一個什麽拒俄會。駐日公使烏欽差。打了一個電報與兩江總督。說是名爲拒俄。暗爲革命。兩江總督立即通飭各屬。凡留學生在這幾個月內回來的。一體嚴拿。就地正法。現正辦得狠緊呢。梅鐵生道。這事我在東京時候。沒有出來。概是拒俄。難道也要拿辦。理信全不講嗎。那人道。官場有什麽理信。儞不如早早走罷。從我們學堂出洋的。有一個名叫田漢藩。名單內也有其名。聞說已經回來了。昨日撫臺差人到學堂查問了一次。梅鐵生驚道。他人不要緊。這田漢藩是我的至交。我一定要在此設法救他。不然。與他死在一塊。也是

好的。遂不聽那人的言。仍在客棧住。有知道的。日日來催他出走。總不依從。那風聲一天天的不同。有一個人要到東洋去。遂寫了一封信交他帶交安徽同鄉會員。

風聞漢藩兄已歸。殊屬可慮。現風聲益緊。諸友日促鐵生返東。設鐵生去而漢藩來。則勢力益孤。決意在此靜候。設法出漢藩於險。如其不能。情願與漢藩同懸頭江干。以觀我四萬萬同胞革命軍之興。

那書發後之夜。客棧前忽然蜂擁多人。燈籠火把。照燿如同白日。走進兩個警察局的小委員。帶領三四十巡勇。將梅鐵生的衣囊行篋一齊搜去。又有幾個人扯住梅鐵生的手。如飛的一般。帶到警察局。問了一些。又送往撫臺衙門。傾囊倒篋。搜了一番。一點憑據沒有。那撫臺還是半開通的人。從輕開釋。那些人白費了一些功。面面相覷的散去。和梅鐵生相熟的。已嚇的了不得。梅鐵生出來。個個躲避。沒有一個敢與講話的。後梅鐵生打聽田漢藩著實沒有回國。也就起程到日本去了。且說拒俄會因何而起。滿洲末年。朝中分了幾派。守舊黨主張聯俄。求新黨主張聯日。留學生知道日俄都不可聯。反對聯俄的更多。俄國向滿洲政府要求永佔東三省之權。在

日本的留學生聞知。憤不可言。立了一個拒俄會。不料滿洲政府。大驚小怪。加以革命的徽號。其實當時留學生的程度。尙甚參差。經滿洲幾番嚴拿。和平的怕禍。激烈的遂把拒俄二字。改了。直稱革命。兩相衝突。那會遂解散了。滿洲因此防留學生更防得嚴。處處用滿學生監察漢學生。又有許多無恥的漢學生。做他的耳目。偵探各人的動靜。那時滿洲有兩個學生。一個名叫梁璧。一個名叫常福。他兩個人。專打聽消息。報知滿洲政府。留學生在日本。有一個會館。每年開大會二次。有一回當開大會之時。一人在演臺上。公然演說排滿的話。比時恃著人衆。鼓掌快意。忘著有滿人在座。二人歸寓。即夜寫了幾封密信。通知滿洲的重要人物。說有緩急二策。急策。把凡言排滿革命的人。一概殺了。永遠禁止漢人留學。緩策。有幾項辦法。一不準漢人習陸軍警察。專派滿人。二不準漢人習政治法律。祇準每省官派數人。三凡漢人留學。必先在地方官領有文書。沒有畢業。不準回國。四不準學生著書出報。五不準學生集會演說。那滿洲的大員。接了這幾封信。取著那緩辦一策。行文日本政府。孰知日本的政黨。都說沒有這個辦法。一概不答應。滿洲政府沒法。祇得叫各省停派

留學生。封閉學堂。即有幾個官辦的。用滿洲人做監督。嚴密查察學生的動靜。嚴禁新書新報。那知壓力愈大。抵力愈長。學生和監督教習衝突的。不知有多少。每每全班退學。另組織一個共和學堂。書報越禁。銷數越多。那時上海有一個破迷報館。專與政府爲難。所登的論說。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論。尤其痛快。其間警論一段。

諸君亦知今日之政府。何人之政府也。乃野蠻滿洲之政府。而非我漢人公共之政府也。此滿洲者。吾祖若父。枕戈泣血。所不共戴天之大仇。吾祖父欲報而不能。以望之吾儕之爲孫子者。初不料後人奉醜虜爲朝廷。尊仇讐爲君父。二百餘年而不改也。披覽嘉定屠城之記。揚州十日之書。孰不爲之髮指目裂。而吾同胞習焉若忘。抑又何也。其以滿洲爲可倚賴乎。彼自顧不暇。何有於漢人。東三省爲彼祖宗陵墓重地。不惜以與日俄。而欲其於漢族有所盡力。不亦傎歟。世豈有四萬萬神明貴胄。不能自立。而必五百萬野蠻種族是依者。諸君特不欲自強耳。如欲之。推陷野蠻政府。建設文明政府。直反掌之勞也。有主人翁之資格而不爲。而必奴隸焉。誠不解諸君何心也。諸君平日罵印度不知愛國。

以三百兆之衆。俯首受制於英。試以英與滿州比較。其野蠻文明之程度。相去爲何如也。印度之於英也。爲直接之奴隸。中國之於滿洲也。爲間接之奴隸。奴隸不已。而犬馬之。犬馬不已。而草芥之。諸君尙欲永遠認滿洲爲主人乎。而不知已轉售於英俄美日德法諸太國之前。作刀俎上陳列之品矣。及今而不急求脫離。宰殺割烹之慘。萬無可免。夫以理言之則如彼。以勢言之則如此。諸君雖欲苟且偸安。幸免一已。不可得也。其曷不急翻三色之旗。大張復仇之舉。遠追明太。近法華拿。復漢官之威儀。造國民之幸福。是則本館所馨香頂祝禱切以求也。

此論一出。人人傳頌。革命革命排滿排滿之聲。遍滿全國。報館開在租界內。中國不能干涉。所以該報館敢如此立言。看官倆道怎麼不能干涉呢。通例外國人住居此國。必守此國的法律。外國人犯了罪。歸此國的官員審問。領事官祇管貿易上的事情。一切公事不能過問。也沒有租界之名。警察祇可本國設立。外國不能在他人之國設置警察。惟有當時中國許外在國中國有領事裁判權。在租界內。不特外國人

不受中國官員管束。即是中國的犯人。也惟有領事審得。領事若是不管。中國官員是莫可如何的。後來滿洲政府。想收回此權。開了一個律例舘。修改刑律。不知刑律是法律中之一項。法律是政治中之一項。大根原沒改。枝葉上的事。沒有益的。各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於國體上。是有大大的防礙。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論自由。著書出報。攻擊滿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獨是滿洲政府。各國要他割多少地方。出多少賠欵。無不唯唯聽命。即是要挖他的祖墳。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哭臉改作笑臉。祇有在租界內的報舘。日日非難他們。倒容忍不得。在各國領事面前。屢次運動各國領事。原先是不準。後見他苦求不已。祇得派了巡捕。封閉破迷報舘。把主筆二人。拿到巡捕房。懸牌候審。到了審日。各國的領事官。帶了翻譯。坐了馬車。齊到會審公堂。公推美國領事做領袖。滿洲也派一個同知做會審委員。坐在底下。一傍各國領事中坐。巡捕將兩比人証帶到。都坐馬車。站在廊下。計開原告滿洲政府。抱告江蘇候補道余震明。年四十三歲。所請的律師四位。被告破迷報舘正主筆張賓延。年卅二歲。副主筆焦雍。年廿一歲。所請律師二人。各國的領事官命將人證

帶上堂來。就有印度巡捕和中國巡捕。把一千人証帶上。各國領事。先將各人的年貌履歷。問了。由繙譯傳上去。然後原告的律師。替原告將情由訴出。說張焦兩個人。在租界內。設立報館。昌言無忌。詆毀當今皇上。煽動人心。希圖革命。實在是大逆不道。求貴領事。將人犯移交中國地方官。按律治罪。被告的律師駁道。請問貴堂上各官。今日的原告。到底是那一個。余震明猛聽得此語。不知要怎樣的答法。若說是淸國皇上。面子太不。好若說是自己的原告。這個題目。又擔當不起。籌躇了好久。尙答話不出。被告的律師又催他說。原告的律師代替應道。這個自然是淸國政府做原告。被告的律師道。據這樣看來。原告尙沒有一定的人。案件沒有原告。就不能行的。況且破迷報館。並沒有犯租界的規則。不過在報上著了幾篇論說。這著述自由出版自由。是咱們各國通行的常例。淸國政府。也要干涉。這是侵奪人家的自由權了。據本律師的意見。惟有將案注銷。方爲公平妥當。不知貴堂上之意。以爲如何。這一篇話。說得原告的律師。無言可答。美領事道。據原告律師之言。說要將被告移交淸國地方官。無此道理。被告律師說。要將案件注銷。也使不得。好歹聽下回再審。巡捕

將人犯仍復帶下。各領事仍坐著馬車回署。余震明同著上海道。打聽各領事的消息。沒有移交被告的意思。不過辦一個極輕的罪了事。即打電報稟明兩江總督。兩江總督打一個電報到外部。請外部和各國的公使商議。外部的王爺大人。曉得空請是不能的。向各國公使聲明。如將張焦二人交出。情願把兩條鐵路的敷設權。送與英國。再將二十萬銀子。送與各國領事。各國公使。各打電報去問各國的政府。各國的政府回電。都說寧可不要賄賂。這租界上的主權。萬不可失。各國公使。據此回覆外部。外部沒法。祇得據實情奏明西太后那拉氏。急得那拉氏死去活來。說道難道在咱自已領土內。辦兩個罪人。都辦不成功嗎。這才氣人得狠。有一個女官走上奏道。奴婢有一個頂好的妙計。倘道此女爲誰。也是一個旗女。他的父親。名叫玉明。做過俄國的公使。娶了一個俄國女人。生下此女。通曉幾國語言文字。那拉氏叫他做了一個女官。與各國公使夫人會見之時。命他做翻譯。傳述言語。十分得寵。那氏拉聽聞他所奏。即問道。倘有什麽好計。玉小姐道。洋人女權極重。男子多半怕了婦人的。老佛爺明日備一個盛筵。請各國公使夫人。到頤和園飲酒。多送些金珠寶貝。順

便請他們到各國公使前講情。叫各國在上海的領事。把犯人交出。豈不是好呢。那拉氏道。這計果好。依儞的就是了。忙命太監將頤和園修飾得停停當當。四處鋪氈掛彩。安設電燈。光焰輝華。如入了水晶宮一般。當中一座大洋樓。內中陳設的東西。都是洋式。不知要值幾百萬。樓上樓下。都擺列花瓶。萬紫千紅。成了一個花樓。時將向午。各國公使夫人。帶領使女。也有抱著小孩子的。乘坐大馬車。由交民巷向頤和園而來。那拉氏親自迎接進殿。各公使夫人。分兩傍坐下。所帶的使女小孩。也宣進殿來。個個都有賞賜。那拉氏親安了各夫人的坐。太監女官獻了茶。又講了好多的應酬話。都是玉小姐通譯。傳旨贈送各公使夫人每人大磁瓶一對。嵌寶手鐲子一雙。金剛石時表一個。其餘珍玩數件。各公使夫人。受了。向那拉氏道了謝。女官奏請入宴。都到大洋樓上。樓下奏起洋樂。那拉氏舉杯親敬了各公使夫人的酒。各公使夫人也舉杯呼了那拉氏的萬歲。宴畢。退下。引各公使夫人到那拉氏臥房裏。玉小姐便將那拉氏的本意表出。各公使夫人聽了。作色答道。敝國雖重女權。國家政事。婦女子卻干涉不得。即是儞老若在敝國。也不過是皇族中一個人。朝中大事。議

第九號

院與皇帝擔任。做太后的。一點不能干與。何况咱們呢。這𨚫應不得命。那拉氏半晌說不得話。忽又回轉臉來。笑道。老身不過說來頑頑。沒有一定的。各位夫人不應允就是了。各公使夫人。也起身告辭。回轉交民巷。那拉氏費了卅幾萬。空空搶些白懊氣得狠。𨚫又沒有出氣地方。祇將太監痛打。一連打死幾個。打得各太監狗血淋漓。無處躲藏。有一日總管李蓮英奏道。喜保有機密事。要見老佛爺。那拉氏道。叫他進來。喜保跪見了那拉氏。即道。現有著名革命黨。匿藏京城。被奴才查知住所。特來請旨定奪。那拉氏喜道。好好。咱到處我尋倆不到手。令回倆送上來了。快傳旨九門提督。帶領二百人馬。將逆犯拿交刑部治罪。不得有誤。要知所拿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烏鼠山演說公法　宜城縣大鬧學堂

話說喜保領了那拉氏的旨意。向九門提督衙門。點了二百名兵丁。在西河原聯陞棧。拿獲一個人。一直送交刑部。那時刑部六個堂官。以及司員。不知爲著什麼事情。慌忙接了懿旨。懿旨上寫道。逆犯審血誠。前在湖北謀逆。事敗之後。訪聞潛逃來京。著喜保拿交刑部嚴行拷訊。欽此。堂官領旨之後。即同坐大堂。把犯人帶上。問案官

問道。儞是不是審血誠。答道。我不曉得什麼審血誠。問案官道。儞到底名叫什麼。答道。我名叫審不磨。問案官道。儞是不是讀書人。答道。我是讀書人。問案官道。儞旣是讀書人。爲何要入革命黨呢。答道。我不是革命黨。是一個流血黨。問案官道。這流血黨三字。從沒聽見講過。怎麼就叫做流血黨呢。答道。現在國家到了這樣。儞們這一班奴才。只曉得賣國求榮。全不替國民出半點力。所以我們打定主意。把儞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盡。爲國民流血。這就叫做流血黨咧。問案官對著喜保講道。好了。近來爲著那些革命黨。弄得咱們慌手慌脚的。爲何又弄出一個流血黨來了。這都是儞弄出來的是非。喜保道。不要著急。即在堂下帶上一個人來。儞道此人是誰。卽是審血誠一個同學朋友。姓吳名齒。點過翰林。那年攀附康梁。得了一個新黨的招牌。康梁敗事。他的翰林也丟吊了。正在窮得狠。又酷喜賭博。向審血誠借銀。審血誠沒有借與他。因此懷恨在心。審血誠自湖北走到北京。一連數年。無人知道他的眞名。恰好喜保也因事革職。想圖開復。沒得一條門徑。吳齒把審血誠改名在京的事。告知喜保。並說他現在當破迷報館的訪事。今年老佛爺聽著李總管

第九號

即李連英」之言。打算把東三省切實送與俄國。和俄國訂了七條密約。也被那厮登在報上發露。老佛爺得知了。這椿功豈不大得狠嗎。喜保不勝大喜。因一五一十的告知李連英。李連英帶他見了那拉氏。拿獲審血誠。可巧審血誠的供口。與喜保所指的一毫不對。喜保因此把吳齒喚來。當面認識。吳齒上堂。將審血誠一生的事跡。一齊說出。又對審血誠說道。儞別要怪我前程要緊呢。審血誠大駡道。儞這奴才。悔我當時沒眼。結識了儞。問案官道。案情定了。據實奏聞。就是把審血誠打下天牢。聽候懿旨發落。那時正值那拉氏盛怒之下。命將審血誠亂棍打死。即有八個如狼似虎的獄役。各執竹條。縱橫亂擊。打得血肉橫飛。足足打了四個小時。方才喪命。因這一椿告密的功勞。賞了喜保一個道台。吳齒也賞了一個知府。就令他兩個四處偵探革命黨。這一椿事。傳播出來。人人危懼。外國各報館。都論說那拉氏這樣的殘酷。眞眞是文明之公敵。各國政府。切不可把破迷報館主筆交出。致遭惡婦人的毒手。因此破迷報館的案件。越發鬆了。各領事把張焦二人。在租界內監禁三月之後。聽其自由。這一塲官司。可算是滿洲政府沒有佔到好多的便宜。是爲漢族與滿洲政府

立於平等地位頭一次。且說馬世英。自梅鐵生起身之後。狄必攘康鏡世也到馬世英書院裏。馬世英把梅鐵生到此之事。說了一遍。又將梅鐵生之爲人。形容出來。講得狄必攘康鏡世二人。不勝欽慕。都道可惜來遲一點。不然。也可以會一會。馬世英道。不要急。總有會見的日子。彼此談論了一些。然後狄必攘提議兩會合併的事。馬世英道。弟也有此意思。但是現在風氣初開。倘若又有所變動。恐怕生出事故來了。咱們的聯合。只要在精神上。不要在那面子上。日後若有事情做。自然是此發彼應的。必攘點頭稱是。馬世英留住狄必攘康鏡世。在書院暫住一二天。書院裏的人。不要講。多有願來交結的。唐必昌華再興二人。愈加傾慕。必攘和必攘訂了深交。起先只打算住一天。不知不覺。遂住了五天。才別了馬世英康鏡世唐必昌華再興。起程向陝西一路而去。(中缺)由漢中府順流向湖北進發。及抵襄陽府屬的宜城縣。一個小市鎮。必攘在那裡落了一個客棧。打算歇一兩天的脚。方才放了行裝。只見外面人聲鼎沸。必攘慌忙走出來。去了一隊人又一隊人。都說打土洋人。呀打土洋人呀。必攘也隨在人叢中去看。只見許多的人。圍繞一個小小學堂。學堂裡的學生四

369

處奔散。有幾個强壯的。保著一個頭髮雪白的老先生出走。後面百餘人趕來。狄必擹抬頭一看。正是文明種。狄必擹趕上一步道。先生不要驚慌。弟子來了。當著街中。把趕來的人。隨手一分。遂倒翻幾個。只是越來越多。那街前後。都聚有人。齊喊勿走了土洋人。必擹旣要打開各人。又要保護文明種。漸漸危急得狠。幸得此地有幾個大紳士。恐怕釀出大禍。竭力彈壓。喝散來人。把文明種狄必擹帶到一個紳士家中。連夜寫了一隻船。叫文明種狄必擹。趕快出境。原來此處的士人。喊學堂做教堂。喊學生做土洋人。文明種所住的學堂。原是一個靈官廟改的。文明種在此掌教。才有三個月。那愚人都說他是一個敎士。靈官廟改爲學堂。全出他的意見。恨文明種刺骨。恰好這個月內。該地忽然降下疫症。死人不知其數。文明種對學生說道。這是街道的水溝。沒有疏通。臭氣熏人。於衛生上不宜。只要把街道打掃。水溝疏通。飲食上注意一點。那疫症自然沒有了。誰知此地的居民。聽聞文明種的話。遂大嚷起來。說這是分明他佔了靈官爺爺的廟宇。所以靈官爺爺顯聖。降起疫症來了。他又移到水溝上。難道這一條水溝。彀能降下疫症不成呢。一人哄十。十人哄百。頃刻聚集數

百人。險些兒致遭不測。幸遇狄必攘打救出來。比到了船上。狄必攘才致問道。先生一向在那裡。幾時到此地的文明種。道鄙人自離了民權村之後。當了好幾小學堂的教習。又在各處的工場運動了一番。到此處。才有幾個月的光景。賢契幾時出來的。念祖諸人現在怎樣。狄必攘道。弟子出外前來。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念祖往美國留學。肖祖往德國留學。同去的都狠有幾人呢。繩祖在家開了一個報館。只是這幾個月內。弟子奔走江湖。都沒有接到音信呢。文明種道。如此就狠好了。儞現在打算到那裡去呢。狄必攘道。弟子有幾個相識的人住在漢口。此回打算到漢口去。先生可同弟子走一遭。近著文明種的耳朶講了幾句。文明種道。哦哦。狠好。我一定去。我本想到宜城縣去。說一聲。把這些東西懲創一番。仔細想來。究犯不著。還同儞去的好。順風一帆。不幾日。就到了漢口。狄必攘同文明種直奔張威家來。恰好饒雄周秀林一班正在張威家。裡見必攘來了。都個個來見禮。必攘一一把姓名。告知文明種。又把文明種的生平。告知各人。張威諸人。重向文明種爲禮。喫了午餐。然後狄必攘把一路的情形。原原本本。講了一遍。衆人聽了。都皆讚歎康鏡世諸人不了。忽見石

第九號

開頑提了一個包袱。背著一把短刀。大步大攞。從外前走進來。一面行。一面喊。咱幹了一回公事。還來了。倆們怎麼不來接風呢。眞正豈有此理。張威喝道。狄大哥在此。還如此的放肆。石開頑聽得狄大哥三字。猶如半空中打下霹靂。忙把行李放下。向必攘打了一個參。必攘命他向文明種見禮。也拱了一拱手。狄必攘笑問道。倆幹了一回什麼公事呢。石開頑笑嘻嘻的道。我這回公事。大哥一定要讚賞的。狄必攘道。倆只管說。辦得好。自然有賞。辦得不好。怕還有罰呢。石開頑道。說來大哥沒有不喜歡的。小弟這一回從河南來。那河南的地方眞眞拐得狠。到處有强盜。饒雄道。倆自己不是一個强盜呢。石開頑道。往年也幹過這些事來。自從跟了狄大哥。多久沒有幹了。倆還不知道呢。饒雄道。倆私自去幹那個管倆的閒事。兼且當著狄大哥。倆原是不招的。石開頑急得不得了。說倆不信。我就可賭個呪。我若從了狄大哥之後。再做了强盜的。一世不見腦後売。惹得一堂都笑起來。狄必攘道。不要夾雜。他等他說。石開頑道。那强盜又多又惡。逢著他的銀錢固然是拿去了。連人都要擄去家中。有銀錢的多出些銀錢。贖了回來。沒有銀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刀。有一羣客

人。騾著多少騾車。將近信陽州的界。忽來了幾十個强盜。都拿著雪白的刀。那一羣客人。嚇得四散奔走。走不及的。都向强盜叩頭乞命。那强盜不由分說。驅著騾車便走。還把那些客人。一條大繩子穿了。那時各客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忽然來了一個救星。饒雄道。這個救星名叫什麼。石開頑道。少不得是咱老子了。咱此時也從那一條路來。便叫强盜不要如此。那不知死活的强盜。敢在太歲頭上逞兇。向咱試起威風來了。咱不由火從心起。把那些强盜打得不亦樂乎。個個抱頭鼠竄。仍把貨物。一齊退還各客人。送他們離去河南境界。這不是小弟的一樁公事嗎。狄必攘道。果然是儞一樁公事。値得兩碗大酒。略等一等。就要賞儞的功了。狄必攘和張威商議道。咱們的兄弟也有好幾萬。不想個法子安置他們。恐怕也有那些事。張威道。兄弟也這樣想。只是人太多了。怎麼安置呢。必攘道。只有多開些工廠。各人都有相熟的人。可以招些股來。弟也有幾個相好的朋友。家道都狠殷實。幾萬銀子。大約可以拿來的。張威道。狠妙。兄弟也可備辦幾千銀子。文明種道。這個法子。都可以。但是全不施點教育也狠不行的。就在工廠內。添一個半日學堂。一面做工。一面就學。不更

好呢。必攘道。狠好。弟子素來主張如此的。文明種道。更有一項當辦。各國的會黨。莫不有個機關報。所以消息靈通。只有中國的會黨。一盤散沙。一個機關沒有。又怎麽行呢。這個機關報。是斷不可少的。必攘道。是將來籌足欵貲。一定要請先生開一個報館。文明種道。這開報館的經費。我也可籌得一些。兩三個月光景。必攘記繩祖在民權村籌來銀子五萬兩。文明種張威也籌了一萬多銀子。在武漢一帶。開了五個工廠。每個工廠。附設一個體育會。一個半日學堂。文明種在漢口開了一個時事新報館。兼半日學堂的總監督。從此無業遊民。化爲有用綠林豪傑。普吸文明。五千里消息靈通。數十萬權衡在握。誠爲梁山上一開新面目了。不上半年。聯絡了十幾起會黨。東西洋的留學生。都聯爲一氣。在美洲的留學生領袖。就是念祖。在歐洲的留學生領袖。就是肖祖。這兩處的領袖。都是必攘的同學。不要講是常常通信的。東洋的留學生領袖名叫宗孟祖黃。這兩個人與必攘平日沒有交情。就在近今幾個月內。慕了必攘的名。和必攘訂交的。留學生空有思想。沒有勢力。所以都注目必攘身上。必攘的聲勢。就日大一日。五個工廠。添到十個。報館也十分發達。一日狄必攘接

到宗孟祖黃一封密信。看未及半。神色陡變。忙命人喊文先生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衆星臺至此絕筆矣



第九號



來稿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淵實

此篇亦 W. D. P. Bliss 所著 A Hand Book of Socialism 之一節

現世界之革命者有三大主義

一、社會主義 Socialism

一、無政府主義 Anarchist

一、虛無主義 Nihilism

其學說。其歷史。其派別。其運動。各各不同。譯者深喜研究其眞相。并擬一一紹介之於學界。但恨學識淺陋。言不成章。故立志專譯泰東西各國名著。以導我先路。其外不著一字。其所譯者意旨字句。譯者自當負其責任。惟個人自有主觀。箸者觀察議論。難免出入主奴之處。（苟箸者爲譯者所已知。自當注明其屬於何主義何派別。以醒眉目。）譯者惟依原文口吻。適可則止。

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譯者深恨近人專尚獺祭工夫。每活剝他人所有。以爲己說。譯者固不悉也。惟譯者今日尙在研究時代。自不欲發表意見姑俟他日。

無政府主義有二派……

其一曰個人的無政府主義有時亦名曰哲學的無政府主義……

其二曰共產的無政府主義……

若論其一。則與社會主義。全爲異質者。蓋無政府主義之哲學的根據。在個人之主權。夫社會主義。若論實際。則比無政府主義。更可信其確保個人之自由。然其個人主權論。則兩自秦越。毫不相關。社會主義者以無政府主義者所渴望。不過哲學的空想。如夢遊華胥。非不美也。却鮮事實之根據。何社會主義者。沓自思惟以爲吾人入世。必生長於一種族一社會之中。無論何人。決不能外此事實而生存。故社會主義者。自此事實之認識而出發。改良其制馭此社會組織者。而與人以自由。彼無政府主義者。徒欲抹此事實。不惜一拳碎黃鶴樓以求之。夸父逐日。則何益哉。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其哲學已有如斯相異之點。故其手段。更爲背馳。社會主義者。爲欲得自由宜利用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欲廢絕國家若從無政府主義者之定義則政府者强個人使屈從於他人之意志者也國家者一人或一群之人於範圍內占有全人民之代表者或主人翁之權利主張行動有侵畧主義者也社會主義者則不容認是等之定義以爲國家者無論起原如何即迄於今日甚有爲侵畧的然以是故即謂自今以後不能不循此而進行則爲可笑之論理也徵之歷史國家有普遍之權利時則同時當大減其侵畧之度然則收其强大權力而均分之而利用之以洗其過去之惡跡與以更始夫果無妙法乎物理學者之論電氣也恰如無政府主義之對國家認爲有可恐之害惡者夫無政府主義者之在今日有反對電氣使用者乎曾不見往昔大恐怖之電氣今也服役爲人間之奴僕乎國家亦其類耳夫國家者人民之意志的集合而發現者也雖如何專制君主其大反民意而得統治者往古來今實無其人故民意惡者國家亦惡不得專咎國家也處於產業組合與自由生活之下減民意侵畧之度則國家亦自減其侵畧之度故欲

進自由則思用國家者。奚必顛覆之爲。

雖然。至於究極之目的。則可謂無不同。蓋二者。皆以求個人之最完全的自由者也。惟其間方便法門自成蹊徑。無政府主義者之多數。則云可以任意之組合而得之。若其有不欲者則得各任其所好。社會主義者則云先施民主的國家而行產業組合。其組織平均而利便較多。故無論何人可信其不另謀個人事業。或者又謂其間有望與個人事業者。則亦可放任其經營之爲善。夫適者生存。苟非其時。可豫期其終於失敗也。然爲此言者。亦決非無政府主義者也。彼等信國家之成立者也。若然則可云任意的社會主義者。

夫究極目的。社會與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其相距固不甚遠矣。惟其下手工夫。則各執一端。如陰陽電極之相驅而不可合。社會主義者。無論在於何國。均服從法律。維持政府。尊重生命。爲政治的運動。無政府主義者則不論至於何國。均輕蔑政治。破壞法律。傾覆政府。戕賊生命。攪亂平和。故社會主義者尙平和。守秩序。博愛事業也。無政府主義者則蔑視一切。肆行破壞。質直之自已主義也。

其次。共產的無政府主義之理論。則云天下之物爲天下之人所有（此語出於樂波輕 Kropotkine 爲無政府主義之特色。其意謂一切世間所有之物。爲一切世間所有之人所公有。無有疆界彼此。然切當之譯頗難。故用其最普通者。他日尙討論之）故吾人苟盡其應分之力於衣食住之產出時。即有受其應分分配之權利。而其分配必須以人民之名行之。若有以宗教之名國家之名者。均無當也。

故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與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同自個人主權之主義。而要求實行者也。雖然。彼若以個人爲眞有主權者。則何故個人不得持其私有財產乎。於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則許之。於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則拒之。得無相矛盾乎。要而論之。若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自個人主權之哲學而出者。則與社會主義。其根本觀念。立足不同。更何論其手段之絕然相異也。

共產的無政府主義。亦同欲顚覆國家者。而其實行。則比於個人的無政府主義。更爲猛迅。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固無反對腕力之使用者。然彼等知其少數之腕力。（云少數者蓋指現在）到底不足以集事。故在今日。祇研究科學的革命方法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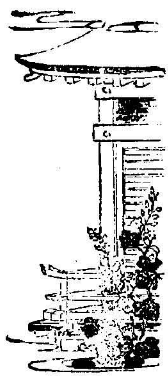
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者。則自巴枯甯 Bakunin 之時。迄於藍佛潮 Ravachol 蘇索禮孫都 Cesari Santo 之今日。雖樂波輕 Kropotkine 及萊克畧 Reclus 路易彌僊 Ronis michel 范蘭德。Vaillant 亦無不稱揚。腕力實行傳道 (Propaganda of the deeds 者。近年來。於歐美實行暗殺主義。使用爆裂彈及毒藥。大抵十八九。此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耳。若是者。實社會主義所最厭惡者也。如前所云云。社會主義者。如何近於共產主義乎。又如何深望個人之自由乎。彼其於欲得之方法。兩者之間。眞有黑暗與光明之別矣。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開萬國勞働者大會於海牙之後。麥喀氏 Marks 與巴枯甯。互牽其党。分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二大軍。自此以後。二党相提携。共事者無矣。哀梨 Ely 教授曰。「社會主義。到處與無政府主義相激戰。社會主義者勢力羣固處。則無政府主義。即不免僅延殘端。德意志社會民無主義者。常放逐約翰莫思得。John most 又極力排斥無政府主義之傾向。在日耳曼。政府主義所以衰弱者以有社會民主主義。故社會民主党之大會。每遇有無政府主義者。必除其名。一千

八百九十一年。比律悉之萬國社會黨大會。有除名者。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徂利希 Zurich 大會。亦有之。」

平原人獨立。
薄暮望秋晴。
風靜樹皆死。
林深樓不明。
雀爭簷一角。
山曲水雙聲。
曖曖墟烟裏。
斜陽那轉情。

第九號



廣告

回春妙手

同胞

吾友陳君鴻猷去歲來東遊學將近半載忽患**腦疾**每看書時眼眩目暈頭痛神疲坐臥不安醫有十月之多微效莫見形容愈覺憔瘦前月經**滇南世醫劉**君**竟成**診視判脈立方服藥四劑精神倍發眼目較前愈明予患**胃病**就醫院診治六月有餘添患**脚氣**舊病未愈復添新疾惟待斃而已一日承陳君過問述及劉君醫治之神即請診視服藥一週間不惟胃病已瘳並兼脚氣**全愈**一轉瞬間遂已神清氣爽舉動舒展未識劉君施何手斷竟能拔除病根令人頗難猜測夜暇訪陳君小坐以爲非精於脈理者不能善治其病故**醫道精深**有如神之謂近日目覩劉君醫治**諸病**診視最爲精細論脈如見肺肝立方後限以時日除絕病根至期皆見奇效若此回春妙手當世曾有幾人哉非獨予二人所當感激稱頌**中外**早有佩仰之儔**宣揚名譽**也劉君寓**神田今川小路**二丁目二番地**龍濤館**但願抱**斯疾**與患**諸病**者幸勿交臂失之保全**愛國身軀**留作**中流砥社**無負**熱心**界之厚望則**祖國**幸甚

江蘇崇明陳鴻猷
直隸大興張世榮　仝啓

合資會社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說明

小學讀本教授用

博物標品

東洋社

六重桐箱入一組貳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說明正確爲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 學校應急 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 兵式 體操法 附射擊學 漢文 金六十五錢 郵稅六錢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說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盍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十二番地 電信略號トオヨ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券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四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 小學手工科用具
紙工具拾壹圓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九十五錢
以上四組五十一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礦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 教育上各種標本模型類●躰操遊戲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裝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テスク形一號貳拾圓乃至拾號百圓
普通形一號拾七圓乃至拾四號貳百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善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逕示送呈

本書局開設日本東京發兌滬上書莊及東京留學界所出版各書並東西文書籍蒐羅豐富以供購者選擇兼代內地學校採辦圖書儀器標本本局爲灌輸文明起見。特與內地各省書局。互相聯絡。交通販運。學界諸君欲以出版物發行見委者。請枉　駕面議。或函約本局辦事人就商。均可。特此廣告。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十八番地東明館前

大華書局

中國永昌洋服店

啓者 本店自日本 明治六年開設 在東京市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三十餘年 專做各種 洋服精製式樣 並無二家本店向來專做 歐美各國 人士之服 兼各學校學生之服蒙留學 諸君惠顧然恐 未週如特此奉告 本舖又設支店 在神田區 東明館 對門小川町 十九番地 如蒙賜顧者請至本店定期不誤

本店 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支店 神田區小川町十九番地

鄧可平謹啓

看看看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秧起 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一萬有奇 日用種種 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既以適意之手工 試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東體 濶不囊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 於東京之神田區 於我國留學生尤爲優待 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 即希同胞就近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發洋服支店

廣告

宋遺民鄭所南先生鐵函心史

一是爲明末漢義士朱舜水先生攜來日本者與他版不同

一是本擡寫處率遵原本可想先生精神所在

一讀是書可知大漢民族之心理

一讀是書可養成高尚優美之人格

發賣處　東京各大書坊

（日本東京神田南神保町七番地 蕃芳樓支那料理店間壁）

華商 古今圖書局之六大特色

一本局延請譯界名家翻譯東西洋最新著述以餉祖國學界

一祖國文家有發揚國粹傑作本局皆當請托出版

一爲內地學堂代辦東西洋教育用品以謀學界便利

一凡內地各大書坊本局皆有立約新書出版儘先寄東以副學界先覩爲快之心

一凡中外關於祖國各大報館本局立有特約各種雜誌新聞儘先寄賣

一本局刊圖書世界一期紹介最新名譯並分類批評敬送學界以爲我國讀書指南

●本局新印出版各書

◎天文祥指南錄　◎孫逸仙

◎大義錄　◎滿清秘史

◎革命軍猛回頭滅漢種策合刻　◎中國路礦危亡史

本局寄售各種圖書廉價販賣以惠學界

雲南雜誌第一號出現

自英法聯盟成而東亞之大舞臺遂由太平洋沿岸一移而至於雲南敝省留東同人憤丁督之立于舞臺上而不能舞藐視同人等之發言權而制其舞且甘心爲法人傀儡而任其舞以禍雲南者禍十八省也爰同心一致出死力以排去之今更乘戰捷餘威爲戰後經營月出一報以謀吾族幸福且于英法各設訪員於安南緬甸各設訪員及密秘偵查員以故於西南邊事甚爲洋悉頗足以爲吾國豪傑豫備舞臺之用凡留心邊事者祈向本社或本省支部或昌明公司及東京北京各代派所購取可也

雲南雜誌社

廣告

太平天國戰史上卷再版
太平天國戰史中卷初版
出現

▲上卷　定價三十二錢
▲中卷　定價三十五錢

一是書可作漢族近世獨立史讀
一是書可作太平朝政治史外交史及人物志讀
一是書體裁完美義例森嚴可稱絕作
一是書文章宏麗駿快與時下出版物異趣

發賣所　東京各書坊

廣告

洞庭波雜志第一期出現

◎題字……大炎

◎圖畫
○大烈士姚洪業○失敗之英雄馬福益

◎論著
○二十世紀之湖南……鐵郎
○仇滿橫議……屈魂

◎學術
○倫理學……後素

◎譯叢
普通選舉獲得運動史一班……湘靈

◎時評
○湖南之劉鐵雲○可醜哉湖南監督可敬哉湖南學生○禹獄之構成○湘潭招待所○無聊與無恥○電燈歟炸彈歟○甚哉直督○哀粵督○北京之高等巡警學堂○廣東報界之恐怖時代○嗚呼嚱危乎悲哉學界○歐洲留學生歡迎東亞又歡迎滿奴○偉哉俄國革命黨危哉俄國首相

◎文苑 數十首

◎譚苑
○刧灰一夕話（辟支）○雞肋錄（屈魂）

◎附錄
○某君致當道書○公致江蘇學會書

全年十二冊每冊零售大洋壹角六分

發行所 中國留學生會館（東京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

東京牛込區今小川町二ノ八
代派所 民報社

上海四馬路
分派所 嚮明司公
香港德輔道中 中國日報館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陸圓	四圓
三期	拾六圓	拾圓五角
半年	參拾圓五角	貳拾圓
全年	五拾七圓五角	參拾八圓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同　東京神田區南神保町七番地　古今圖書局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中坂　田中屋書店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神田小川町　大華書局
東明館對面　今古圖書局

同小川町　啓文書局
同三崎町　譯發洋服店
早稻田鶴卷町　麟書閣
小石川區原町　雞聲書閣
同茗荷谷町　漢文圖書店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香港　東方報館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小呂宋打士　廣泰昌
馬尼拿街　隆記日報
檀香山　陳楚楠
新加坡　留學生會館
白耳義京城　維新書室
檳榔山與緞羅中街
吉隆坡祥興號　阮英舫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十一月三十日印刷
陽曆十二月一日參版發行（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

編輯人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